

游名山記

換嶽

巳

地

730

767

76

地730

767

76



古今游名山記卷之九

南嶽衡山 湖廣諸山泉附

括蒼何鏗撰 廬陵吳炳用晦甫校正



衡山通考 周官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徐靈期南嶽記及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濬霍之山為其副焉故爾雅以霍山為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于廬江濬山蓋皆承軒轅為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其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峯其一名紫蓋天景明澈有一雙白鶴徊翔其上二峯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諷誦聲一峯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嶽山其上多青鵝鳥多鸛鶴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歉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餘里投宿草木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三人聯騎渡輿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窈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輒為水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窓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

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廡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水墮銷然有聲
雲陰聚起飛霞交集噴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
庵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明寺
飛雪數點目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縈紆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
外寒松皆拳曲擁腫樛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
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楹二友始
息肩望祝融絕頂褰裳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微
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
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
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窓令然通
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竝石側足以入前崖
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弄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
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羶坐乃而艾須臾
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饋餽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窓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
不可步遂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滃渤瀾漫吞吐
林谷真有盪胸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
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
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
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乃東而錄之

宋長安游山後記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

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徑
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李丘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
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
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
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
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旣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講論
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暮熹諭於衆曰詩之作

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喜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游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怠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

宋

岳陽

衡山縣西望嶽山峯堯半空湘中山既皆岡阜迤邐

至嶽山乃獨雄尊特起若衆山遜其高寒者八日入南嶽半道憇食登

雲亭夾路古松三十里至嶽市宿衡嶽寺嶽市者環廟皆市區江浙川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三

廣衆貨之所聚主人所須無不有既憧憧往來則污穢喧雜盜賊亡命多隱其間或期會約結於此官置巡檢司焉南嶽廟四向各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監廟與禮直官 上香火後殿乃與后竝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殿上延燒後廊壁本不圯官不時覆護漸爲風雨所壞有司乃遣衆工模榻新廟成用模本更畫雖不復武氏之法然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弋釣紉織下至搗衣汲井凡官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良工運思苦心有如此者朶殿又畫嬪御上直齋香篝衣之事尤爲精研廟吏常備後宮門非命官盛服毋得擅入是爲記

明

袁表

四月十一日至衡游迴鴈峯峯卽衡嶽七十二峰

之一也十二日至衡山大雨十三日謁南嶽廟廟在縣治西三十里至嶽廟風日開霽旅愁豁然廟在衡麓下清泉繞除古松夾路換肩輿趨上封寺寺在祝融峯頂去廟三十里山路陡絕飛瀑爭流行十五里趨

半山亭下瞰潭嶽衡湘河山如繡過此石磴愈峻與人皆肩扶負贊
纜前驛路旁多高松恠木珍草奇花香馥穠郁莫可名物上半山亭五
里卽雲霧冥晦只尺莫辨陰風凜冽令人毛髮灑淅又十里始入上封
寺又三里登祝融絕頂謁四大開山祖師像觀捨身崖坐會仙橋飛巖
絕壁下臨無地而虹梁跨其上信非人境也轉望日臺俯視一氣溟濛
了無所覩望中可辨者紫蓋芙蓉天柱三高峰而已飯罷下山過觀音
巖訪楚石和尚由西路歷祝仙菴雞仙巖澗道飛泉山僧魯鑿石剝木
引泉而飲至此忽開霽如初仰瞻祝融在雲霧中恍若九天之上回塗
飯南臺寺寺頗幽勝去祝融已二十里又十里下嶽廟乘舟歸舟中漏
下已一鼓盡秉燭記之

遊名山記 予往年嘗游南嶽自與心約遍七十二峰每峰一
日七十二峰不遍每峰不一日不還庚申十一月予還自白沙至臨蒸
南望諸峰魂爽飛馳不旁身矣於是分治藩府徐半江憲府鄭大石彼
此同襟神孚其契自是月之晦禮神嶽祠祠南左爲雲開堂徐公居之

遊名山記

入卷之九

四

五

石爲雪霽堂鄭公居之雲開左爲光嶽道院予栖焉會天宇新霽人人
自覺神形快捷由東北觀水簾洞止壽寧宮半江曰此境隔世何謝桃
源世短心長吾不能明目極心醉而去由西南歷諸峯卽上封水雪凝
樹風撼樹如甲馬聲冰片隨落葉下大石取而食之予曰無乃水齒寒
乎大石曰此所以厲吾腸胃也上祝融峰下飛仙橋大石芒屨羊裘下
一鳴軒半江曰登高臨深吾亦不能還止上封上封南十里許爲比和
洞有王野人業繡桶大石使召來萎黃鬚髮單弊苧衣問之已獨居洞
三十餘年又問汝何爲者見何境界耶曰非釋老不知爲善惡何境界
見也大石將贈米帛曰夜床鞋脚公等知乎長揖而去侵晨踏霜管觀
初日於扶桑臺風泠泠四至兩耳若著針鏗進卮酒飲之西行奪篁竹
歷雞鳴巖馬祖菴菴西天柱峯有僧巖居食生菜百結衣如粟穗見人
卽膜拜默默而已南行數里兩公肩輿如鸞輪予不可追獨觀南臺寺
故址嘆曰此非僧守澄之遽廬乎南臺之南有紫虛閣問諸道士悉不
省夫霧源勝迹曾幾何時寥寥無聞見於人使復有子廉輩醉卧其間

又詐復識之耶爲之一長嘯諸所過不復磨巖題名厭近名也故凡峰巒巖洞大小奇峭高下之勝紀載於先民者悉畧之云

明應長游百嶽記嘉靖甲午夏四月良以進 賀北上初七日次衡陽

故人邑宰彭君石屋來訪初八日舟與往君已待開雲樓同行三十里至嶽麓用香幣謁廟下禮畢雨復霽喜山靈之款格也自麓由北崖而

升中途有半山湘南諸寺湘南有僧閉關三年矣雲霧屢散屢合如銀海幸喜無雨凡三十里至祝融峰峰頂有寺老屋文柱前堂後寢皆佛

像余曰宜立南嶽衡山之神祝融氏之神二牌位此蓋前代所必有而後漸湮缺典也君以爲然稍北爲觀日亭稍西則太陽泉石檢引泉不

啻百餘丈以給寺中饋餼尋泉之源凡一里則爲絕頂衡之高極于是矣西望武岡寶慶以盡羅施圯則長沙辰沅而洞庭猶潏蒼可見東連

江閩南撫八柱五嶺皆入掌圖中而七十二峰之景則取諸至近雖未窮極躋攀固在目中矣若衡山之所起則自岷峨滇貴至廣右象郡之

北界桂林之西界經武岡寶慶自南以趨北湘江與鎮遠靖州之江夾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五

從而來至衡陽漸起岫嶠諸峰峙爲嶽頂此天地陰陽之交會神靈之萃聚也然後散而爲湖南諸郡國以止於洞庭九江之西蓋南條之山

一本萬殊之大紫如此翌日下山重過湘南寺而南臺寺獨幽奇清絕抵麓詣集賢謁羣公先正瞻辭嶽廟而出尋鄴侯幽棲張紫巖故丘文

定五峰紫陽南軒講學處皆無可攷惻愴踟躕慨然興歎又嘗聞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惟南都之觀星臺與衡頂可望見南極老人星

誠願久留願王程有嚴不敢稽也維恒岱嵩華分統北直隸山東陝洛五省而衡嶽獨治十省蓋 南畿楚蜀江閩滇貴二浙二廣皆古全楚

舊城地之廣大迥絕不同宜乎物最鉅而神最靈故我 聖祖起自南服

皇上龍飛承天自古正統帝王唐虞夏周漢唐皆專擅北條之勝殷商趙宋則擅中條而南北中之勝唯我 皇明俱乘而並擅之兼總條貫

視古獨盛宜乎億萬斯年與 天無極唐一行謂山河兩戒則以大河之南比論然則衡之廣大此亦可明矣石屋曰噫茲未之前聞請紀游

沐浴以俟厥明行事由縣道夾松桂桂香襲人辛卯晨興詣嶽廟及午
 蒞牲祭告于南嶽之神止宿于開雲堂壬寅經廟而西北出于廟後右
 過胡文定公書院入門瞻像儼然二子致堂五峰配焉再拜而出與卜
 築之思觀其左有山一枝垂下如龍伏然道士曰此前衡嶽廢觀址也
 鞠為莽草久矣遠定卜為書堂為終老計遂退行就大路躋嶺而上而
 北右傍石泉冷冷出于兩山之間道士曰此所謂終無潭也此祝融峰
 之泉來達廟下者也其上有峰高出于右方曰赤帝峰左方曰香爐峰
 赤帝之上右為紫蓋峰予曰名峰也蓋登焉道士曰此峰直立無路可
 階可望不可即也問其西一峰曰石廩峰也又行而上度一石橋曰玉
 板橋也又扶而上路稍平時風大作吹人欲墮予竊曰此豈祝融君以
 試我耶雖排山拔木再往矣又前至所謂伴雲亭小憩焉有小橋曰此
 蓮仙橋也浮雲薄散日先布煖又前而上道士曰此祝融峰也予曰此

衡山記

卷之九

六

熊案

上回鷹峰也人以衡州之山士夫之東西過者便於登覽故謂回鷹峰
 道士曰祝高高與紫蓋等矣道左之坡有大石卧焉長可丈餘又扶而
 上篠竹蕭蕭奇花的至一小寺焉問之則半山亭也又曰舊紫蓋寺
 也霧雨霏霏復作饌既須臾復霽日光下滂雲霧漸開則又從右而北
 過兩山一坂如橋然或曰此非仙橋乎即又北行而上山右一石如鼓
 為小木之根所破予曰以柔破剛氣之力也又前而上則又霧雨霏霏
 役者曰此雲霧也非雨也高山之常也即又前至三义路曰此湘南寺
 近修復之又從佛殿之左棧道而上方丈小憩焉時已在雲霧之表剛
 風作寒曰往矣將至方丈之右觀貫道泉泉出于大石之下傍有奇草
 葉如紫鳳之形問之曰山紫蘇也與世所產迥别下至义路由右而上
 有大樹密林上蔽于天升降幾十里僧曰此入祝融可四五里從者拾
 菌於道傍持以獻僧曰此過八月則不可食食則傷人即又前而上過
 獅子石石下有泉流出則又有三义路焉一至祝融峰一全玄明洞洞
 僧饋茶于义路雲霧暫開午至祝融峰上封寺及暮宿焉玄明洞僧楚

石來見予曰玄明洞何如駱君舉曰爲其前無蔽障耳雞鳴上頂見日浴癸卯晨興從寺後小徑夾篠竹雜黃白野菊行不能七里至望月臺題名于石道士又指其西一峰曰此芙蓉峰也下由义路至玄明洞大書二詩留刻石壁下過祝先兜率二寺小憩遙望二峰挿天曰此天柱峰也又五里至南臺寺宿焉時則大霧與上方頓異是夜風鼓松杉聲如大海之波濤然甲辰下南臺過飛來石下退道坡坡一百二十一級皆一石爲之石傍觀金牛跡是夕還嶽廟乙巳視沈都憲所爲白沙先生築書院未成之址是日重九遂往登高于朱陵洞洞宮觀皆化爲田禾黍離離側足扶竿過石徑乃至瀑布觀冲退醉石作詩題名刻石乃下訪壽寧宮而還丙午猶定精舍之于衡嶽之墟厥明游方廣以路險遠雞鳴秉炬而行良久旭日東升漸入險路崎嶇萬狀屈曲真如羊腸然必去輜易以竹兜手自植小蓋乃可行也役夫告難予曰行也行則不難又告曰遠予曰行也行則不遠初登山下若彼濯濯曰此非以近人見伐乎又行而上而頂見大木參天曰此非以遠人而存乎至方廣寺則見寺坐蓮花峰如蓮心旁圍八峰如蓮瓣然曰幽矣遠矣盤鬱矣然而名爲方廣未見方廣其蓮花菴乎遂謁朱張之堂而坐焉大書其扁曰嘉會是日遂下宿于嶽廟辛亥游黃庭觀道士指石傍大石曰此魏夫人坐石白日昇天處也問鄴侯懶殘之居道士曰遠且榛塞無路曰明當訪之

游名山記

不卷之九

七

明江疏南嶽禱雨記嘉靖庚寅六月以公幹至衡山南嶽之勝復宛

然在目時方憂旱余語衡陽尹彭君簪曰夫雨乃陰氣上升陽氣下接和而降雨而名山大澤實陰陽所萃南嶽名山也予往禱之卽日齋戒存誠翌晨從望嶽門出時方溽暑忽陰雲四合行五里喬松夾道連蔭如橋叢秀如蓋清風微動涼颼四薄頓覺襟期開豁時見田夫野婦競事桔槔面若枯梨爲憮然久之行三十里始抵行館二鼓視事於堂堂距館一里許事竣回館少憩忽聞窗外有雨聲亟視之密雨如織心喜甚五鼓雨弗止束燎以行人殿門雨忽收霽乃鞠躬屏氣趨踰俎豆洋洋然若有昭臨於鬱鬱之間者焉禮成歸館而雨復至黎明欲躬叩其

巔以畢予誠由廟石循塢以登依麓有屋數楹爲胡文定公書院上數里有飛泉噴薄於懸崖間下注爲潭潭名終絲相傳夙有靈物宅于中歲旱以絲繫瓶汲水禱輒應由潭旁而上仰見車留獅子二峰對峙於雲霧間疑爲絕頂矣至則前峰復起級石爲磴兩旁皆黝谷田壘如梯流水出叢薄間淙淙有聲至半山亭下視四野平岡拖阜縱橫奔逸去如鯨竄旋如龍翔而中經以大河縈廻如帶村落遠近屋帖于地人或出沒於田野間細視之僅長咫尺宛如圖畫中然過此山益高路益峻古木益深風聲益怒時有幽禽恠鳥叫號互答於斷巖深谷中殊有異狀至觀音堂憇坐老僧云自平地至此高九千七百三十丈矣由堂折而南冉登數里許爲祝融峰南嶽絕頂高又三百丈矣四顧數百里寸目可週北望洞庭湖隱約於蒼茫中如杯沼然廻視前覩諸峰皆在鳥下狀如胡僧膜拜羅列于前又如弟子之侍嚴師俯拱內向無踞傲鮮腆之態自峰回南下有黔石如截壁周袤數十丈飛矚黝谷下深數千尺名曰捨身臺旁視之令人毛髮洒洒中有橫線痕一條闊僅寸許老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八

僧指云人有循此以過者予恠疑之謂非羽化弗能也東距數武有會仙橋畔有恠石亦瞰深谷與橋不相屬名曰試心石云人能跳而越之則其心可試矣予二從者旣越之復有請者予呵止之回至觀音堂由堂而上有望月臺時霧氣如掃景象開明有老僧進曰雨乃神之應而霧開又神縱覽之意也予笑而不答旣而循南下至雞公崖寺行十里至南臺寺寺址高亢壘石以登飛簷瞰閣諸象在目亦可爲亞觀矣距寺數里有石山卓立鑿級爲梯乃舍輿緩步而下旁隱隱有牛迹說者謂曾有金牛過相距數百武有三石高各丈餘圍倍之壘立道側名曰飛來石旣而下山進謁集賢書院祀名賢十人中爲韓昌黎公文李鄴侯又次爲宋趙清獻公陳瑩中公胡澹菴公敬夫張子胡文定公晦菴朱子胡致堂胡五峰以次並列而致堂五峰則兩旁爾謁畢至行館日哺矣

明彭簪方廣寺碑

余素有山水之癖澹於進取得宰衡山據南嶽之勝

心竊自喜以爲是遇也旣三年遂自號七十二峰主者又三年七十二

峰游且徧始以禱雨徒步過蓮花峰方廣寺止在蓮花心也旋踵得雨
善甚留寺中半日寺僧潔空指寺前石壁題刻皆唐宋時人姓名石壁
之下泉聲汨汨環繞而出傍泉有補衣石甚奇在寺之右寺後有娑羅
樹懸生巖上不可攀相傳為數百年物然大不盈把寺中有千僧鍋已
不可炊潔空弗毀欲以存古蹟也寺始建自梁天監二年中間廢興不
可考宋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游南嶽至蓮花峰甚稱賞之名益著矣
潔空於今堅苦數十年能以其說普化十方圓成因果寺宇一新金碧
焜耀其自謂佛氏之徒固當如此余方在寺中屏去騶從焚香獨坐因
舉佛書色空之說延引僧話余謂吾儒之道非有非無非色非空自有
方廣境界如何蓋佛氏之學至於方廣已入最上乘矣猶吾儒之所謂
高明廣大也潔空合掌默然不言似超悟方廣之義遂記之

去將百千萬世

游名山記 嘉靖辛卯孟夏十有六日九嶷山人陳嘉言登

祝融峰絕頂是日天晴所望甚遠

石屋山人彭簪吏隱衡山者七八年每年游數度
每度輒連日遂又號七十二峰主者自謂於名山有緣矣緣滿仍歸故
山

嘉靖辛卯四月六日清江聶璜安福彭簪同游
晁重修後七十二年為嘉靖辛卯安成石屋彭簪修因搜奇得玉簪靜
巖翠微朝陽玄龜綉壁飛瀑天池諸佳景又引泉為九曲一環偃月垂
練以光華之用併志于此以告來者是歲仲夏十有三日石屋山人題

中紫峰入自流池口立朝陽臺觀泉取噴雪而吞之遂趨峰上

副使洪都美儀謁嶽廟遂宿祝融峰觀日出盡覽諸勝嘗憶故冢宰太

原喬公守託琳刻名茲山未遂今特附書用報冥漠

洪先自有知聞世有五嶽地之鉅者也及知有

所嚮則聞觀五嶽者人之達者也已而仕於朝始聞五嶽之祀甚嚴而南衡獨爲最遠非有天子之命雖王公大人不可以往非有禱謁之事雖牲幣不可以獻惟不仕於朝則又拘於地限於力或有幸而得至必其時之偶者也洪先今爲田野之民於分無所嚴隣南嶽封壤越八百有餘里載跋涉歷旬朔而後至又不可謂偶蓋於達人之觀竊有志焉未能也夫天垂象地示形至教莫加焉嘗聞人談南嶽祝融之上獨立無伍人之仰日月者至此則見其入海竅如彈丸跳躍於肘袂其雲霧涌空風力剛烈高戶不密卽几席皆莽蕘之區而又千巖萬壑突見崩出斬絕深伏臨之使人心眩而膽悸夫積不厚則所出不奇蔽障不盡撤則所見不極遠自古聖云亡至教日隱不可易者惟象與形耳今將徜徉七十二峰之間求所謂厚積者視培塿爲何若而極其所止窮其所變以及吾身之所有者果同耶異耶聞之與見果盡耶抑未盡耶將陰啓而默授之必有待乎其人則洪先豈所棄乎是故雖非牲幣亦可獻矣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十

唐李太白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嶽序江南之仙山黃鶴之英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旣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人口閑雲無心與化偕佳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相之碧波乘杯沂流考室名嶽瞰憩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擔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托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逸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唐李太白送戴十五歸衡嶽序白上探玄古中觀人世下察交道海內豪俊相識如浮雲白謂德參夷顏才兼孔墨莫不名由口進實從事退而風義可人者厥惟戴侯戴侯寓居長沙稟湖嶽之氣少長咸洛窺霸王之圖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謨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統以四美何往而不濟也其二三諸昆皆以才秀擢用辭翰炳發昇聞天制而此君獨潛先後世以期大用觀海未躍鵬霄悠然不遠

千里訪余以道印國之秀有廖侯焉人倫精鑒天下獨立每延以宴許
許爲通人獨孤有隣及薛諸公咸亦以爲信然矣屬明主未夢且歸衡
陽憇祝融之雲峰弄茱萸之湍水軒騎糾合祖於魏公之林亭笙歌鳴
秋劍舞增氣况江葉墜綠沙鴻冥飛登高送遠使人心醉見周張二子
爲論平生雞黍之期當速也

五嶽惟中州衡山最遠南方巍然而高大者以百

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

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

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

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

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

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

生於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

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喜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十一

集

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
其別申以問之

明方升大憲志刻志畧之閱四月將訖事升述所以作之意授之工

曰升少時則聞武當奇勝甲天下褰糧走觀之亡一乘之便卒莫能往

嘉靖癸巳督屯唐鄧間庶幾望見諸道子之宮而又不敵越他境以勤

邑人乃止甲午提調 命下升奉以趨曰茲命也將得以指揮其官事

行有辭矣明年三月旣至觀于淨樂曰美哉巖巖乎上逼太紫而下壓

城闌也哉抑大者三十六焉今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觀于玉虛曰又有

大焉其文皇之餘烈乎吾聞之費而不傷勞而不怨觀于五龍曰美哉

神仙窟宅也其東則青羊太上之所經也其南則桃源希夷之所處也

觀于幽山曰美哉天作之者歟地生之者歟人力不至此觀于紫霄曰

美哉傳存之天下七十二福地此其一也觀于太和曰美哉亭亭乎吾

不知其幾千萬丈也其去地益遠而去天益近也乎日月出沒在下矣

嵩高泰華不足言矣旣歸取誌讀之曰該矣悉矣無所不載矣讀之卒

篇曰誇而俚博而寡要其猶有未盡乎乃賦愚輯爲此編次十之五增
十之三焉彙括一百四十六處杜述者十有九首類爲五卷既脫稿唯
災木是懼質之少監李公曰雖然不可無刻也遂刻之嘉靖丙申長至
日

太和宮 **四圍** 宮在天柱峰之上舊有小銅殿一永樂十四年始撤小
殿改治大殿塗以黃金制極工緻其梁楹鈎合處渾成若不假繩削者
殿之外爲臺臺外爲檻檻外爲城臺下置石梯懸崖間高出木末飛鳥
皆俯其背人行其上若乘空按掌踟躕目不敢旁游舉武則股石相搏
乃護以石檻聯以鐵鎖使可憑可引盡數十塔則橫折其磴使稍就平
可坐城關四天門以象天闕儼然上界五城十二樓也殿上觀日之出
如火之發于足觀灝氣之往來太虛如呼吸之氣之出于口殿前諸峰
不可盡名其對峙而起逼几案者呼蠟燭峰其下跪者揖者拜且舞者
羅而立者執戟而衛者摺笏而侍者冉冉而下如羣仙之擁絳節者源
源而來如諸侯之捧玉帛者皆作朝謁狀蓋天造地設以副我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十一

文皇神道設教之盛心耳宮之制隨地之力不能相屬其大頂爲殿頂
南北縮五之四東西揆者復十之一益以飛棧爲更衣二小室地旣窮
右折而下于頽規山之曲爲朝聖殿爲元君殿爲聖父母殿爲講經臺
爲真官堂爲龍池龍廟爲鍾鼓之樓廚庫之室地又窮又左折而踰小
嶠出右脇之下或山曲四倍之復規爲方丈爲廊廡爲寮室地又窮陟
自故道右折而度朝聖門繞出天柱峰後下三天門門下昔傳有尹喜
巖絕壁不可尋三門皆連磴千尺從高山直落或側道鈎出于石芒間
下臨不測之壑堦累數十百級強直如弦投以小石子從欄間一躍便
翛然下不及趾不止行者攀危欄緣長組仰脇息者數四然後得望一
二其旁負土而爭出者爲巘累石而欲墜者爲崖山曲無復可窺者地
又益窮遂剝礫砦夷斷齧以益之爲道房爲齋堂爲靈官祠爲祖師殿
爲會星橋爲楹大小五百二十

真慶宮 宮卽天一真慶故址自大頂東走二十里有丘焉可屋
有泉焉可滄莫如南巖其旁多重嶠曲阜呀叩之隆嵌空之洞乃採

時坐榔梅祠望北壁下懸崖置屋如棧道劔閣殊奇絕可愛由祠右行南崖百餘步度北崖崖深峭不可測中通一道如橫堵行者側足而上既度升自南天門循山左支行數十步折行右支百步復折而左入小天門並崖陟折而行過大巖下山將窮而崖見壁崖之半爲大殿畢諸楹山復起突爲小阜復卽其上爲圓光殿殿下則黑虎巖也巖大如側鍾口虎僅可伏從大殿後左折而東皆循崖緣石欄屈曲而行俯視欄外數千尺目窮處正黑不得底接之以石無敲落聲陰風生於谷中若生騎數百弛放而馳迅突不可當寒蟬嘖禽鳴聲悲切令人毛髮灑浙戰掉不能休既東二十步折而陟崖上方轉西行過元君殿入南薰亭亭窮崖杪爲之大可羅胡床七八其上松風響細而長異他處有禽自呼我師常棲止崖上亭外有石枰從衡十八道類今俗所彈者相傳爲洞賓故物復從元君殿折而下自是直東過磚室一石室一磚室曰獨陽巖石室曰紫霄巖對榔梅祠前所望北壁下者也巖前列龍頭橫出欄外四五尺其奉神謹者則緣龍頭置一瓣于其上以爲敬旁禮斗臺崛起灌莽中莫知所從登崖上片石刻靈官像高五六尺亂置小竅中其數不能遍閱曰五百云又東過風月雙清亭值巖窮處二面皆倚石壁壁下坐可各數人可卧可眺可以鷓咏然亂吹不時發亦不能久留也亭外石枰一如南薰所見者復從故道抵大殿後西望捨身崖空懸若垂天之翼狀甚可怖其上爲飛昇臺玄帝改服于此臺下爲試心石又下爲謝天地巖殿竝山爲楮室一爲神厨一爲碑亭二泉二曰甘泉曰甘露泉言形露言色也池二曰太一曰天一太一水生氣天一水生數也殿之前偏右爲方丈其堂曰蓬萊之署從方丈左折行堂後其上分爲二道左出雙杉下爲五師殿右亂穿道院中爲圓堂爲浴堂爲滄水庫池池上有小間道從之可通鉢堂由鉢堂陟翠微折行山之後則尋鄧真君所謂歛火巖者又轉而前平行山上北折而觀于崇福巖西下而復于南天門南巖之游於是乎始窮矣

紫霄宮 宮在展旗峰下故宮之側故宮今名香火殿負東小阜始使者入山將新是圖則觀其貌于堂樹于臺者赫如蔚如也於是乃

議不毀別治于西大麓級檻三故宮石屬十之其他建道自之日池一宮前左月池一宮後左七星池一宮前右真一泉宮後右上善泉一東方丈堂北大如盆中石鉤塞者半水從旁竅出日可數千十宮中皆屬厭焉舊爲池名弗稱今更曰泉從殿後又轉陟山之椒根石壁爲龕者太子巖也巖前橫書太子巖三字其左曰蓬萊第一峯亦橫書巖下小園亭松風四入如敵白道巖上餘瀝颺惚前其散如沫下而出道院左復北上者煉丹巖也下而出道院右復西上者七星巖也又上爲三清巖石頂不可到其下爲榔梅園正德年間令守臣歲取榔梅以貢太監呂憲乃移植數本于園自榔梅園東下又轉而南上爲福地殿殿兩塔下丹井一止爲萬松亭東爲賜劔臺相距不數武左右山斷而復圓起如小兒擎拳狀者大小寶珠峰也諸巖之水合而東流于石脇者金水渠也渠廣八九尺北折過宮前抵小寶珠不得出鑿其項以行爲後渠旣出復東趨大寶珠溢于其趾爲禹跡池池大僅一畝湛湛塔戶間尤爲高山勝槩舊傳禹導山至此因名橋一亭一並緣池設池上仰見三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十四

卷

公五老竈門福地諸峰轟轟霄漢之表或豎如笏或倚如劔或列如墻或錯如碁銳者毫擢斜者圭葵止者鵠峙奮者鶻突千態萬狀左右盼而目不敢暇焉自始釋平地下上五六十里至是凡得三大觀棲危巔憑太虛如承露仙掌擎出數十百丈日月出沒皆在其下不如太和立神以扶棟宇鑿翠以開戶牖逞伎巧于懸崖亂石間因險爲奇隨在成趣不如南巖右虎左龍前雀後武雖當廉貞貪狼二宿之下而環抱大成楹石所棲各有次第則非太和南巖之所得而有也故論太和之勝者于其高不于其大論南巖之勝者于其恠不于其麗論紫霄之勝者于其整不于其奇太和在上南巖紫霄並列于下足成三台矣

五龍宮八圖

宮在靈應峰山曲南巖之游旣窮從其中以望五龍諸

殿宇在屏屨之下去巖而比過滴水巖仙侶巖下青羊澗二十六七里山行多虎逆旅無三戶行者始持兵澗陷大麓下如行簷底已而南巖五龍皆失所在踰澗而西復尋山行陰磴苔甚滑崎嶇二三里山忽平樹忽壯景物忽佳於是南巖所望青羊所失者始欣然獲一投足焉顧

瞻南巖又復如在肩膊之上矣宮東向遊其門北向就澗道也宮門
內爲道九曲十八折蔽以崇垣行者前後不相見玄帝啓聖二殿塔合
九重前五重爲級八十一後四重爲級七十二望之如在天上真所謂
上帝居也殿前大地池二陷石龍上中而垂其首于池水從龍口出注
焉龍井五左三井右二井井痕不及欄者纒二尺寒冽可食碑亭三臺
二丈有奇亭倍臺之半右廊之陰日月池碧色微綠月池深緇色字金
魚各可數十頭殿之左爲玉像殿紫玉像一披髮跣盤右膝而坐沉香
像一披髮跣端坐舊白玉像入供于內今像則當時所易者也蒼玉像
一冕而垂紳雲履菜玉像一首飾不可辨額微起至後如抹帕斲袍圓
履碧玉像一頂左右結雙鬟素袍鏡履諸像皆貌玄帝而大小各不同
似非一時所爲者其餘從神二龜蛇二香爐連蓋一皆菜玉製龜蛇大
者如蟹小者僅如錢香爐蓋刻獅子爲雙紐繫小毬隆起旁窄不掩爐
瘞前殿丹墀內掘得之無款識不知爲何時物也殿之右出山坎大林
下六石碑在焉皆元物也一爲崇封真武誥碑一爲揭傒斯所撰宮碑

游名山記

八卷元

十五

御書

一爲揭傒斯所撰瑞應碑二爲戒臣下碑碑尾書至元三年其下又繫
以龍兒年牛兒年蓋當時制如此一仆于地苔蘚所蝕漫滅不可讀宮
門左從曲道北折陟左山爲榔梅臺臺上榔梅一株方盛發臺後有小
石碑載賞李素希衣物勅二道其陰則尚書胡濙述上前面領論素希
語也下而折左出大門外盡門下皆爲真官堂爲雲堂自雲堂並山西
行下小谷澗水出焉所謂磨針澗也澗上有老姥祠澗出爲蒿口東流
入于溜水宮門右從碑亭下南折陟右山爲啓聖臺折而南下行土途
數百步側出一小山平聳如臺陳希夷誦經處也直下爲凌虛巖復從
故道折而西上規山微曲處爲自然庵庵前石作小池而橋其上金魚
十數頭聞人咳唾從橋下羣起噉之庵藏李素希故物數事青袍一針
領博袖製不甚古衲囊裏各一皆用五絲布裁爲方寸間綴以成囊衣
領直下不交襟不裳袖徑三尺二寸邊皆緣裏衣促製小袖襟左右交
腰以下疊褶而舒其末不緣呂公緇一五色絲攪結而三合焉綏長寸
半皆

文皇時所賜也其頂爲靈應巖其外又有長生巖近巖數丈皆絕壁百仞下臨大壑橫一木于樹上以通往來歲久木腐不可度

玉虛宮六圖通宮在展旗峰北遇真故址爲真仙張三丰之庵真仙嘗

語人曰此地他日必大興旣而去之四方聲迹寂然 文皇遍訪物色

不可得遂大其宮以爲祝釐之所殿之屬三曰大殿玄帝所棲也大殿

之陰曰啓聖殿尊其所自出也左曰元君殿明授受也又左曰小觀殿

初作之制未大也三殿合諸楹得大殿者半之元君小觀則入隘塢中

夷山址以奠石焉亭之屬三西塢西山下曰仙衣亭真仙昔嘗授衣者

也亭後磚室一曰張仙洞神所游也室外銅碑一闕之遺也左聖水池

池上室大如斗僅可置几案沐都尉讀書處也富之前曰左右碑亭厨

之後曰神泉井亭樓之屬一西塢北山下曰望仙蓋真仙杖履所及招

之以其故也樓外雲湖有兩臺洞光臺容相輝映雖亭午如出月狀堂

之屬五石渠北曰齋堂石澗西曰浴堂宮門左曰鉢堂宮門右曰雲堂

西塢北曰園堂故西塢則呼小園以別之齋堂前老桂三其最大者以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六

指絮之得二十二圍雖柯幹方盛然葉遲如子母錢花枝間時時綴數

點不能多獨異香不減他植一本十圍空中立枯猶屈強如平昔一本

十三圍偃蹇墻下若付是非欣戚于人者蓋皆餘年物也院之屬二澗

之東曰東道院智者居之山之西曰西道院仁者居之橋之屬六曰遇

真曰仙源曰游仙曰東萊曰仙都曰登仙而石渠之所建不與焉門之

屬三曰東天曰西天曰北天而殿中之所闢不與焉石渠一宮門之內

廣八尺深四尺夾以石欄而橋焉中爲中橋左爲西橋右爲東橋渠首

起西山之麓水泉不甚大仰盈于蹶雷滂潦以成其停蓄之勢延袤數

十百武斗折蛇行入于東澗石澗一宮之東九渡之所經也自高山傾

瀉而下澎湃數十里出右脇之間與石渠合西北爲梅東會于淄東北

入于漢石鼓四南山之陽鼓大徑二尺二寸高殺其一以象四時或曰

取其鎮也真靈祠二祀于門下媚龜之義也天地壇一前左南嚮禮以

義起者也太山廟一前右北向時所奔走者也八仙臺一仙桃觀一華

陽亭一蓮花池一宮外可游眺者也曰方丈曰寮室曰書房曰賓所曰

倉曰厨曰庫宮室之事不一皆非苟完者也

遇真宮三圖 宮在仙關外始入山自草店行二三十里忽兩山阨于澗口口不復可辯循山趾下窮之始得其坎然狀從其上却望若逆流于山因憶桃源小口意其中必有佳境者前數武開朗夷曠可耕之地數百堞皆官廩也故遂為諸道子所業阡陌相通殆不異桃源今代既非秦諸道子類非避世者冠蓋相屬于道無復昔日漁人之迷矣按宮先曰會仙館真仙張三丰所築也真仙去於四十年追尋遺跡于山水間無復存者行東廊下得觀所謂銅像西嚮坐戴笠內加小冠左右侍僮二杖一扇一笠徑一尺八寸中外旋斲如椒眼狀寸約二眼平布其裏裏漢間呼為斗蓬杖刻龍頭左侍者執馬扇鑊蕉葉右侍者執馬皆槩銅以成形而槩之以金蓋三物真仙平時所御者也宮中道士云故物藏之內府入東方丈得觀所謂遺像身長五六尺面方紫平頰豐頤項腹如瓠自額以上隱隱中起眉目修而銳其末微鈎而下垂髮纒二寸半納于冠半披兩耳後髮黑而疏在額下者握之不盈把在口上者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七

橫出磔如戟紫木冠藍袍袍製甚促直領窄袖不緣獨裙飄飄然有乘風上征之意繫呂公緇芒履見踵縛兩膊脛盡露于外右足側半武靴之若短荷笠曳杖行于松下考之圖誌真仙居菴時常獨棲大樹下猛獸不近鷺鳥不攬想像其人當如野鶴冥鴻臞然物表今觀其狀貌殊不類豈所謂仙者固亦土木其形骸耶

遇真宮

三圖

宮在石板灘舊有關王廟蓋即襄官道也灘合山前諸

小澗之水驟為一川雨甚則潰潦四出行者半陟而水大至則漂溺隨之有司以漲落不常舟楫不時具於是初作石橋成化二年州大水橋齧且絕者百數而茲橋獨完或者謂玄武實相之乃治宮于橋南崖以報神功以祈神麻宮成而諸美畢集焉清冷者日與耳遇飛冰者日與目遇天風弗作煙霾消歇則天柱紫霄諸峰劃見面目遂為勝地始來游者唯啜啜山行也過者僅立宮門外伸首一望竟去用是弗大顯宮落成于成化十七年中為殿十六楹以祀玄帝殿之左為堂十二楹六以祀啓聖六以祀真官殿之右為廟十楹以祀關羽外又為方丈為書

房爲寮室爲倉庫之舍爲危漏之所百五十楹以居道衆太監常貴疏其事以額請于朝賜曰迎恩觀

淨樂宮

圖 宮在均州城北諸宮高或于山下巖下或于谷獨淨樂

于市蓋卽其所封治宮焉考之圖經均古麋地也傳稱玄帝降生于淨樂之國淨樂治麋按春秋文十一年楚子伐麋注水國近楚左氏敗麋師于防復伐麋至于錫穴應劭曰錫穴今均州卽縣則入春秋麋固在也與傳所載不合今不可考矣麋音舊誌作麋音糜糜字相近傳寫之誤也宮半于城中居民宏敞不及玉虛而壯麗過之崇其堂我其陛豁其綺疏文其璇題階墀門廡皆石平布檐之米綴玉以垂宮之爲玄帝啓聖殿者也宮左紫雲亭亭之制入稜其上去梁楠重簷豐拱而璇結于頂如攬囊口圓起城中狀類垂蓋江行者皆見之亭下石塔石欄二級可以環而走修竹長松遍植欄外類村塢亭外舍居者爲道人李大瓢不知何許人年八十餘人間其姓字不答與之錢不受飲之酒醉則起去亦不告也杖上懸方寸木書不語二字可否諸事任首長

游名山記

不卷之九

七

以瓢自隨因號大瓢宮右香錢庫凡鏹楮輸于山者悉輦以入累朝所賜諸器物金鍾玉磬之屬皆藏焉又折而右爲三方丈爲齋堂爲浴堂爲賓客之所爲道子之室爲案牘之房爲蔬藥之圃宮前亭二以度御碑祠一以祀真官進貢殿一歲時土物以貢則董其役于此內臣主之宮外左爲提督之署前左爲提調之署前右爲五龍行宮出大東門望江東岸爲巨石立于山麓昂聳如馬首平如几高數十尺其上有亭曰滄浪之亭其狀酷似巖瀨釣臺然釣臺遠于瀨非百丈不可及又不如是之可以垂綸于亭也下而左行江岸百餘武復上觀音閣閣後有小石洞廣步有半入坐雖盛夏無暑氣與人語不甚了了相與奕其中敲子聲隱壁窅間久不得出下閣復拿舟順流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絕水口屹然有一夫當關之勢地理家所謂華表捍門者也山上禹王廟一玉皇閣一斗雲亭一山下三義廟一皆附于宮可游者也

陸銓游武當山記

嘉靖乙未五月旣望炎暑驕旱予以蒞任謁撫臺

鄖陽旣事乃十九日登舟沿漢江而歸是日也舟坐如甌締葛沾膚計

明日至均州可以取道一登武當山詢諸僕從咸有難色予亦怯暑兼程利歸然此心夢寐登陟也夜四鼓大雨如注黎明雲斂日出清風如秋山光交碧四面映目二十日巳初刻至均州卽治裝山行午刻出城沙堤飲潤輕塵不飛柳風拂翠水聲喧瀨輿從疾趨單衣不汗予顧而樂之命數登山者夾走輿傍遐指遠眺行四十餘里平岡野路地勢漸高山樹陰濃村籬修飾輿人曰此地俱屬宮觀矣又十餘里至迎恩宮宮傍復一觀楮墻金榜規度甚偉時日色漸晡不暇徐顧又十餘里山徑曲迂然夷坦空濶步舒輿平忽聞清籟振山幽香載途心甚異之輿人曰此遇真宮道士迂輿也而黃冠前導髻童翼趨笙簫鼓笛且奏且行遂入遇真宮宮有逸邇張仙遺像其竹笠木杖

英廟取藏宮中範銅鍍金象其笠杖以易之蓋牌誌云翌日雲馭如鱗日光穿罅山清曙爽僕夫飽嬉行三十餘里至太子坡上有觀垣墻外圍圈門重轉肩輿周折如入朝市憑空下眺羣山偃伏仰觀天柱諸峰尚隱隱挿霄漢間又十里至龍泉觀泉水清冽平地湧出如沸觀前有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十九

五

橋白石楚楚虹卧龍橫予見樹梢垂滴途間浮雨詢諸路人曰清晨有驟雨移時予在遇真宮戴星而出高下四十里間晴雨迥異如此亦奇矣又行三四里山巖侵輿展轉不便乃更易短輿仍以四人肩之遙見峭峰壁立危巖旁附松杉竹簇其叢如麻輿人曰此卽紫霄宮也予曰嘻有是哉吾聞紫霄宮宇高宏黃冠數百咫尺山曲基地幾何已而傍椒度澗凌級縮堦迎行皆是旣見復隱山曲漸舒岡迴抱負宮之前則渚水爲池廣五畝宮之後則倚巖爲屏高可千仞陴登九層殿廊重複乃倚輿少憩午飯于方丈飯畢輿人曰紫霄以上山勢陡峻非推挽不可行乃命四人挽以長繩復命四人以手推之過雷巖窺風洞奇壑巽巒應接不暇經榔梅園就其樹物色之榔皮蒼蘚似梅葉圓而大似杏聞其實亦酸澁俗傳文帝修真以梅枯枝挿榔而道成其說甚荒今榔梅熟進貢尚方離紫霄六七里至南巖宮宮在山背迂道而入道七出迂予志在絕嶺麾輿尚往南巖與天柱峰遠視僅一山比至南巖斷崖兩分澗壑深墨中有平岡半里澗僅三四丈兩岬峭立迢遞徑度輿行

其上神寒髮鬢同蓋轉經榔梅祠與南巖相對停輿轉盼見南巖景甚麗行五六里一道士跌坐道左輿人曰此道上巖間構居人不能上予停輿仰視之但見壁巖下似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牽竹隱隱有戶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鐵繩雙垂于地貫以橫木相間以度予乃命道士試登之卽挽繩履木伸縮以繩虛飄動傍觀膽落比道士至洞口回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聲微形短恍惚若仙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乃爲至人道士亦用志不分者乎又行二三里至朝天宮宮逼近絕嶺地促徑聳行者偃倮舉膝齊胸輿人曰過此一里輿不可肩矣已而石梯直樹危磴高懸兩傍夾以石欄柱牽以鐵登者挽索送軀相望喘汗平素捷於解纜雲間蒼茫無際不覺畏怯輿人用青布四尺兜予下體四人分兩道力挽而上予乃倚身于布借力於索且行且止轉十數廻將一里許乃至一天門門前有小房數間蔽以屏牆擁以松竹風景甚雅乃憇坐啜茗復振衣而上又半里許至二天門過一里許至三天門卽朝聖門也入門道士吹鼓金竹禱前導時雲氣往來忽陰晴景物蒼茫半見半隱予足疲力困拖步入太宮中中堂三開翼以兩廂簷滴垂珠塔砌凝潤蓋山高雲重故耳予屢因移時奮力復上凡周折數廻孤峰特出四山如壁天風勁烈輕寒徹骨予乃停立取夾衣數重服之已而仰視遙見女牆森聳神門高敞予以此卽絕嶺矣從人曰未也此紫金城也入城螺旋而上行如轉輪將百步許見東天門又數十步見北大門又數十步見西天門城如蓑衣以次斜高倚巖附峰下臨無際已而仰見爐煙雜雲龕燈耀林予以此卽絕嶺矣從人曰未也此元時舊銅金殿原在絕嶺因我朝創建金殿遂移置於此入殿繞後復上凡三四折乃至天柱峰絕嶺南北長七丈許東瀾五丈許中立玄帝殿殿凡三間每間濶五尺高可一丈七八尺楹棟拱栱制度精巧皆鑄銅爲質鑲以黃金殿前有臺濶二丈許皆徐州花石甃砌殿傍兩廂房司香火香錢者宿于其中天柱峰前東西壁立二山名蠟燭峰中壁立一山似香爐名香爐峰時陰雲未散如霧如烟萬山千壑隱隱下伏注目疑視若身在洞庭彭蠡中但見波浪萬頃一偃一起蒼蒼茫茫不復似山

形矣已而雲氣益重鬚髮漙漙衣服滋潤予意下方大雨不可久留疾趨而下令兩人前行予以手附其肩石滑風寒不復顧盼回至尺門晴日曝林背視蜚鳥予乃詢道士登絕頂時天色曾暫陰否道士曰晴猶如故但絕嶺略有白雲籠罩耳是日晚歸憩于南巖宮次日繞宮後俯捨身巖登飛昇臺徘徊久之午後迂道游玉虛宮宮在半山巒宇勝臺頡頏紫霄聞有五龍宮更奇須曲走四十里乃至予歸期不可少暇遂戒旃回均州宿淨樂宮中茲游也非公事不得至其地非宿雨不得却其暑非新霽不得快所視平生奇絕在此一游矣

明顧夢游太和山前記曩昔聞客談太和山高且奇宮觀偉麗皆天下所無有竊疑而未信也嘉靖戊戌冬余以臺務巡方至襄乃謀觀其勝焉十月初二日出襄陽信宿於谷城界山道中見岡阜迤邐相屬人曰此卽山麓也蓋相去二百里已然矣四日入山將至遇真宮則童冠羽人數十提香鳴樂持幡旛來導悠悠然度灌木溪橋之間恍陟仙界自是凡過一宮觀皆然是日宿玉虛五日曉循澗道往尋玉虛巖凡三里

游名山記

天卷之九

二十一

四

始至徑險又益奇靈草異木青葱不類人境平時人所不至也宿紫霄六日乃登天柱峰謂真武君金殿歷路門者四皆金樹石磴曲折不可計傍皆有石欄鐵鎖人攀援以升或憊則引布推輓凡數十憩乃躋其巔平室設真君殿殿可三廡許治銅爲質鈇以黃金棟柱門扉題薨竝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非竭天下之力不可作誠盡勝矣哉其上四望莽蒼凡山皆下莫見唯北見華山隱隱耳拜禮贊嘆徘徊良久始下入南巖石壁無古人題識唯今少傅夏公大書福壽康寧四字殊雄偉其雷神捨身巖皆險峭可駭初七日問山北僻道訪五龍宮景甚幽邃澗泉清冷可聽時從高厓低緣澗道不啻千仞如飛鳥翩然下青壁愛且悚惕荒茅密竹間往時多虎令人盛亦不見也蒼杉參天有大十圍許者時成林亦它山所無問訪巖居道士問响噓吐納之方頗指鍾呂孫陳諸仙人居處相示夫所謂仙人無則已有則不居於斯安往哉八日仍抵玉虛得故人司法陳羽伯自南陽至乃共掛宿而別入均州游淨樂宮至紫霄亭云是真君誕所或有之云山行凡五日

歷宮九皆絕工麗堅壯而南巖五龍石為幽觀九十一多居巖阿仁
威觀前有白石特奇余題曰玉麟神樹舊木已無今乃後植者廟凡三
因事而作無幽紫巖五玉虛太子德仙允尚潤不可數九度磨針特名
重真君也凡宮殿皆擬 天庭帝座之崇巖雖行窳寄遇皆費中入百
家之產莫狀其勝志云聚南五省之財州人二十一萬不知作之若下
歲信有之乎按真君其書所傳本清修得道士也其後乃有大威力靈
顯于宋元及 聖朝如此唯我 文皇大聖首物垂訓作事為天下法
非真君有大功於國大惠於民報典奉祠烏能臻是哉遠未可考若客
談則固嘆其水盡矣

明武當山記 凡山水之勝大都有四有以其實有以其人有其
侈而實否有實羨而名乏斯亦所遭云爾以余所聞武當則勝然不躬
觀而身觀豈知其勝至斯也故不可無記以幸斯游蓋歲在己亥閏七
月既望余與同官吳子鏡山有事鄂郢一日宴坐語及約事竟與偕達
八月一日發鄂城宿潼口驛二之日發潼口經峴山憩習家池上小坐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三

已乃拜羊侯祠周覽咨嗟嘆斯人不可復作晚次襄陽延見吏民程
故事三之日發襄陽次穀城縣四之日次均州界山驛五之日從界山
驛西行四十里至遇真宮宮前開朗夷曠不甚峻始宮名會仙館仙人
張三丰居焉故今東鄉下有銅像東方丈有遺像各一與世所傳像稍
異問之道士云此其甚真觀東二里曰修真觀又東曰鴉鵲嶺上有秦
山廟是日宿宮中明日發宮出仙關其上有黑虎潭潭上二石峻嶒中
廣如屋可坐其下洞深莫測常有雲氣西北行四十里至紫霄宮宮負
展旗峰下峰迤邐竦矗千仞壁削宛猶皂纛形其左右有泉池四竝清
澈可汲欄甃礮琢甚工前左曰日池右曰月池前右曰太善泉後右曰
上善泉從殿後右轉陟山椒有巖曰太子巖巖名以帝故蓋帝為淨樂
國王子也上有三大字甚深可辨其左曰蓬萊第一峰亦橫刻巖上巖
上有泉一泓風吹餘漉四散其濺如沫如珠可挹出道士院左折北上
曰煉丹巖右折西上曰七星巖又上為三清巖絕險不可到杉檜桐梓
陰翳甚鬱仰逼三公山頽瞰禹跡池前擁大小寶珠二峰後負歛火巖

官前古松數百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上聳可數譬如大駕郊行巨
人力士高執雲幢尾蓋以從距此北十五里有觀曰復真觀一名太子
坡殿下有池曰聖母滴淚池相傳帝爲太子時棄家居此其母追泣故
云不可考直北十里曰龍泉觀在九溪渡天津橋上自此南折深入有
巖曰玉虛巖其路回阻窈窕沿流以入望之若窮行而愈出其上三峰
薄穿聳峭可畫其旁高山橫簇掩映松蘿蒙密絕不有人境北數百步
曰威烈觀觀祀唐太守姚簡簡貞觀中嘗爲武當節度感遇神人棄官
隱此後時時著顯靈乃勒封威烈王西北四五里至南巖宮其旁多重
峴曲阜呀呷之壑嵌空之洞樹木繁蔚石芒峭峻有或磔如戟或蟠如
龍或怒如虬或踞如虎或拱立如諸佛菩薩如枯株偃樹斜倚倒墜舉
首游睇似欲瞰人從此自南天門循山左行過小天門緣崖峻折經大
巖下陟殿中殿基在峻高處壁崖之半爲之又卽其最上一乘爲圓光
殿從大殿後左折而東皆傍崖屈曲行俯視欄外數千尺日窮處正黑
不得底天風噫氣披拂震激令人毛髮灑淅殿升折而西行過元君殿

游名記

卷之九

五

坐南薰亭亭據崖杪萬景畢曠其地其禽幽鳥遶響交吟實中宮商可
聽亭外有石枰一具縱橫十八道相傳爲洞窟故物然規製似近時人
所爲殆好事者傳其說以神之耳從元君殿東折上獨陽紫霄二巖獨
陽有碑室一紫霄有石室一二室並以純碑石爲之無他物其中各置
神像紫霄巖前有石龍頭橫尺餘縱出欄外五六尺許下臨深壑數百
仞其峻游人在欄內憑視已駭休不敢有道士往來其上藝香若踏
夷躡履豈莊周所云伯昏無人世固有其人乎西北五里有巖曰滴水
巖中廣如厦其縱丈有奇其橫不啻倍可避風雨下鑿石爲池承泉注
于外又里許曰仙侶巖云帝道成羣仙旅集窟迺下爲五花泉相傳神
仙陶幼安得道于此直西有飛昇臺臺下有謝天地巖巖至險昔宋有
人居此往來如飛有問訊者但云謝天地竟無他語後仙去人以是名
之次日出南天門緣南崖可百餘步徑北崖崖兩旁深峭直下中橫一
道如堵行者皆遠避跋躅手足折西北行過柳梅柯經朝天宮白是彌
益高峻令人汗喘屢罷止諸前在紫霄巖巖道中望見與大通者漸矣

肩或覆出其上俯視之又前過摘星橋上一天門約可五里至二天門
又里許至三天門三門皆連磴數千尺從高下直落強直如弦行者攀
石欄緣鐵絙仰視脇息者數四然後得望一二其旁負上而爭出者爲
巘累石而欲墜者爲寧種種異態顧盼不暇繚而曲往而復折而縈如
窮而終計五六里乃可至絕頂道官率道士執幡奏樂導而前繳如翕
如聲應林壑飄飄然凌雲御氣神游太虛不知身之在人間世也頂之
山曰天柱峰峰一名參嶺高出平地萬丈居七十二峰之中帝昔於此
冲舉絕頂東西九丈南北纔二丈四維皆石脊如金銀色有怪松數株
盤桓糾屈如龍蛇狀其高纔仞許甚奇頂中平置金殿乃

文皇製以奉神其中及外竝純銅爲之外塗黃金制極工鑿如渾成其
梁楹鈎合處無半罅若不假輳合者殿外爲臺臺外爲欄欄外爲城臺
下置石梯懸崖間高出木末俯飛鳥之背而行其上曳踵跼趾目不敢
旁游舉武則股石相搏闕四門以象天闕居然上界東西北三門皆絕
壁不可行祇以備制相傳殿上五鼓東望見日出當不誣右下爲太和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二十四

七

宮其旁錯制道院蓋宮之制隨地形故不能相屬自故道右折度朝聖
門繞天柱峰後爲尹喜巖絕壁不可躡殿前四維諸峰不可盡名其對
峙而起逼几案者名蠟燭峰頂北爲顯定峰一名副頂峰翠巘薄天人
跡稀及北爲獅子峰爲皇后峰峰之下之巖曰皇后巖又北有峰七其
一曰貪狼峰次二曰巨門峰次三曰祿存峰次四曰文曲峰次五曰廉
貞峰次六曰武曲峰次七曰破軍峰又總曰北斗巖再北爲中笏峰宛
如朝士執圭鞠躬以趨東北爲萬丈峰正西曰大蓮峰小蓮峰相望竝
秀亭亭然如芙蓉初發隱映清波其中則有大筆小筆二峰對峙蓮峰
之間狀如卓筆又西曰大明峰曰千丈峰羣山之下超然獨出再西曰
白雲峰下有巖曰白雲巖旁一石穴如星曰星牖南爲仙人峰隱士峰
隱士峰下爲隱士巖一老言時有神仙出沒或搨衣披髮或奇形異相
或坐磐石或濯澗濱恍惚之間卽失所在蓋靈區奧壤神仙之所棲宅
理或不妄東南有峰五一曰中鼻峰二曰聚雲峰三曰手以峰四曰竹
簾峰五曰槎牙峰當均房往來之間石磔峭确行者不能以步其南爲

爲竈門峰嵐煙瘴霧所且如炊又南爲玉筍峰諸峰並地而出宛然新
篁未籜也以其類人又呼曰石人山此外又有曰拄笏峰曰大夷峰拄
笏如搯笏大夷坦如掌其中多猛獸不可邇其絕下曰萬虎澗澗濱石
穴噫氣震響林樾其他諸峰或如天丁拱立或如百官侍衛或倚如劍
或列如櫓或突如鵲或卓如矛炫目怵心悅情暢意雖更數十僕不能
數是日下宿於南巖明日從南巖以望五龍諸殿如在絢屨下去巖而
北過滴水仙侶二巖下青羊澗三十餘里山行多虎行者皆提金執戟
自衛澗陷大麓下如行簷底道旁怪石侵徑弱蘿綴衣朱實離離碧樹
芾芾天風下吹灌叢聲隱如霆萬木交互成幄諸山諸宮失所在殆昔
人所謂別爲一天者向非徼卒先必至迷道無疑踰澗西復緣山行陰
磴苔蘚甚滑可二三里踰茲山忽夷樹忽朗諸景畢出顧瞻南巖又復
的的如對宮負靈應峰東向逆折而入其門北向門內爲道九曲十八
折折旋繁轉蔽以崇垣行者前後不相覲蓋諸宮所無其餘大抵如他
不甚異殿前龍井五左三右二水極寒澈其欄檻衣坐皆極精良工善

游名山記

大卷之九

三五

吳

右廊之陰有日月池二二池相距纔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緋絕不類
各字金魚可數百頭出游甚適正殿之左爲玉像殿像皆肖帝形高數
寸凡蒼玉菜玉碧玉各一亦工緻竝元人遺物下而折左出大門外竝
山西行下小谷澗水出焉所謂磨針澗也澗上有老姥祠折而右行過
碑亭南數百步有阜出平聳如臺陳希夷誦經處也今號誦經臺又直
下爲靈虛巖唐孫思邈宋陳希夷嘗居焉復從故道折而西上百餘武
爲自然菴菴前石作小池而橋其上金魚十數頭聞人咳唾聲從橋下
羣起向客菴藏

成祖賜道士李希素壘書及故緇衲各數事緇衲皆雜五色綺綵成之
云出宮人手製其頂爲靈虛巖險不可上宮南二十里曰紫蓋峰道士
言夜見仙燈往來不可據北有巖曰卧龍巖峰曰桃源峰皆幽勝東二
百步曰雲母巖曰楊仙巖昔有花楊先生者居此年百餘歲人卽之輒
趨避曰腥氣觸我後仙去故巖曰楊仙是時天已向黑從此望南巖諸
院燈火明滅隱見與星光相雜不可辨次日發五龍壘玉虛宮宮員展

旗峰北蓋遇真故址始三手語人曰是地他日當驟興未幾感

文皇盛所營繕故諸殿廊樓觀亭池臺館廐庖庖漏皆極宏壯佳麗甚盛過諸宮西南五里曰回龍觀其山巒蜿蜒若回顧然西十五里曰關王廟宮南二十六里有觀曰八仙觀相傳八仙嘗過之次日發玉虛還遇真東南行三十里至迎恩宮宮在石板灘當鄖襄孔道時天日朗霽煙靄消歇回視天柱三公諸峰歷歷可數益使人徙倚瞻戀而不能去又十里至均州淨樂宮在焉傳稱玄帝生于淨樂之國故宮之宮半于城中其規模宏敞雖謝玉虛而佳麗為踰其堂崇如其陛裁如其綺疏豁如其旋題蔚如幡幄之垂悉綴以玉皆

內降及 藩國物也宮左有紫雲亭甚都出大東門望江東岸有巨石屹屹山麓昂聳如馬首平如几高數十尺其上有亭曰滄浪亭可濯可詠可壺可奕景絕似嚴瀨釣臺然釣臺距瀨遠非百丈不可及又莽若茲可即垂釣亭中下率江岸左行百餘武上有觀音閣閣後有小石洞洞廣步有半甚森爽出閣復孳舟順流行六七里抵龍山山橫亘江口上有禹王廟一玉皇閣一卧龍亭一下有三義廟一皆附宮可觀游者嗟乎十洲三島舊徒誦其空文金闕瑤居世但勤于寤想豈知勝壤福地近在區內不在海外乎彼大道甚約不煩下帶而世且馳驚荒遠或索之金石草木甚或流于回僻迫于澌死如之楚而北其面自謂馬良而善策者滋可哂矣故因重有感焉

晉陶潛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漁人姓黃緣溪行忘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樹花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

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詰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竒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醃而溪游名山記

天卷之九

三七

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不稟

源記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卽是其處余

雖不及至數以開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上丹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乃故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知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卽劉驥之子驥字也傳記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困其一閉一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

唐柳宗

元游黃溪記

此之晉西適爾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

水而州者以百數水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

南至下瀧泉東至千黃溪東也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取音
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崑崙
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
布黃神之上瀧水入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剡大谷側
立千尺溪水即為黛蓋亭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水會
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
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鷓鴣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
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真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齊之世也齊既死神
更號黃氏邈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齊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
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
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平民今祠在山陰
溪水上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游名記

大卷之九

五

五

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圍意有所極愛亦同趣覺
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
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寺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
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坐則
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堦若穴尺寸
千里積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
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颯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
始所游於是乎始知之文以志

唐柳宗元

始游記

始游記 鈔鈔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菴山石

屈力東流其巔委勢峻巖擊益暴雷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
流不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丈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旁居

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歎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茲潭也歟

唐柳宗元銘得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鋸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壯者殆不可數其欹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巳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逞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市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

游名記

八卷之九

三九

未能至焉噫茲土之勝致之豐鎬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得售而我與深源克巳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唐柳宗元銘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巘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寥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唐柳宗元銘出井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者五莫若鈿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巖竒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歸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

重州小溪澄潭淺渚開厠山折平者深黑淺者渇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楠石楠櫻櫛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繆蘿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扉草紛紅駭綠翳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歲筵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潭幅員濶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休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觀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麗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渠山記

大卷之九

三十一

吳

石渠記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

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上壤而

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跡數百
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
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一
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
酹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
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
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甘
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
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唐柳宗元愚溪詩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舟氏嘗居
也故姓是溪曰舟溪或曰可以汎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
觸罪至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二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
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石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
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
溝遂負上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
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
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美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又凌急多坻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三十一

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
於孑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
終日不違如愚磨而為愚者也古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
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銚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
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
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唐柳宗元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

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寂
迴舍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
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葉
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
之其垂危切窪坻岸之狀無廢
故屏以密竹懸以曲梁桂檜松杉梗

柳之柏幾三百木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絳綺幽蔭蒼蔚步武錯迕
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平水亭陝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
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淮
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
欽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取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
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嶺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予無召公之
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
則慮亂視準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
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羣畜
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
荆楚間潭邵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確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
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迎租罷役期月辦理宿黨奸披露首罷
民既卒稅相與懽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三十一

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
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
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葉峰瓏壑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
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單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
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士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
晦明高者冠山巔軒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宴好旅以館舍
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禪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
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
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
之福其可既乎予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
吾志也遂刻之

唐柳宗元游零陵南溪記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
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芙蓉蒲夫渠
騰波之魚滄澗里間誠游觀之佳處者矣崔公既來其政宅

以肆其風和以康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下暮之春徵賢合幽登舟于茲
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申貫挾太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
倨不知日之將暮則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
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况公以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
悉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趨湘中為顯賴客耶余既
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唐元結將為穹谷其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

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
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
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
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常公
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
繡之瀏如旣焚旣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

流名山記

不卷之九

三

付

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
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
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適延綠野遠混天碧咸
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
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祐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
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
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
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唐元結譚山人歸雲陽序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盪

舟數千甲來游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
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嶽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峰譚子
又在焉彼真可家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山山石老樹
壽藤繁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詣

纔通小船則吾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惟陽華之殊異惠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一一說之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

唐元結朝陽巖記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嶽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恹爲吾翳闢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創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眎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惟其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縱僻在幽遠猶宜往焉况郡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宋唐功茂游朝陽巖記 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火疆園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爲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煙靜霞鮮爽氣盈衿歎溽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杯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唾塵纓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游名山記

入卷九

三四

日天

明朱天朝陽巖記 城南水西澳一山特異石皆广出呀呀北俛南仰勢盡東嚮刻施交承若編參差石膚華潤乍青乍白間作虬鱗隱起斑斑似經作者上被青苔皆美箭香草氏半旁生下出盡望之略不能狀迎瀨而南者巖也當巖之背轟轟中高次山時故有茆閣迴望城中當閣之氏石戶下穿華蓋偃仄橫門虛明大畧如鳥巢懸木之狀卽巖而居意象軒舉若出塵外境遠望空飛瀨迴光列嶂內映如坐畫圖每及朝曦初上川霽熹微巖起於是乎集矣

明朱天朝陽巖記 巖下折而入者洞也初以磴磴缺以棧棧盡以土徑徑盡以石堦堦盡泉聲繞出洞之氏洞口東缺石勢中偃而軒覆若合幕抱若連屏繚若曲房由外卽中緣徑三曲乃窮其際際則泉竅沈出碎響琤琤止若掣葉落佩初注泓渟平布幾滿二鴛乃流淵如石之折踰數十步抵蕭之潛遂穿石限作瀑布淅然而下矣洞外石復广

起髣髴重簷旁有一徑北折疊磴以上可十許步一洞仰久而長如船
舳凌虛之狀初登必爲歎久僂僂既登而仰之如燕坐蓬窻俯仰其中
惟意所如東曦上下彩散煙蘿川練山屏迴巧奏技雖博望乘槎之趣
復何道哉爾雅曰山東曰朝陽吁洞哉可謂獨專茲美也已

奇勝因探水徑得洞之尻尋尻之底絕山之腹中附而旁縈焉若腸作
九迴之形泝聲而窮之澗身蔽山之腰卽澗而視之其色幽幽焉若引
包絡之文隔流而聽之其響琤琤焉若奏洞天之樂其奇勝固有根柢
也已澗上有亭人掩天缺名曰聽泉泉得亭景益奇勝益出於戲地之
奇勝能弗藉手於人乎哉乃爲譏次奇語鐫之石上庶昭其潛跡諸往
來游望之士

巖在治城南出城西門舟行二里而近登岸以上

不百武至山頂前人卽平曠處爲堂以憩客堂南稍轉而東石磴緣崖
拾級以降面東而廣出者巖也巖有上下上巖石穴聳植澗僅數楹廣

濟名山記

卷之六

三五

際兩凹相次如仰蓮瓣一石下垂去地二三尺許隱如游雲飄如疑煙
疊如蜂房矯如龍首騫如鳳翼而適當其右中兩崖石皆堅潤好事者
往往留題其間右側一亭額曰觀澗則江流在其下也過此再歷石磴
下數拾級迺至下巖其巖亦不甚澗然空虛明朗洞然無物一水自中
出淙淙有聲大江汨汨循其前可以列席可以布武可以曠目次山之
所得卽此也前人題刻甚多間有爲人剝去姓名者予以爲二巖皆無
大奇觀上岩似偃久而欠空虛然廣頽隆起而懸旒下施仰蓮上此則
非下巖之所有下巖似卑湫而乏高聳然中空洞而清泉內出江流
外澆則上巖亦不能過也豈所謂有主則實無物則虛者哉予觀二巖
而地中有山山下出泉之義則具矣夫自有山川以來斯巖之生亦久
矣次山識之而始名自朝陽以來二巖之勝亦久矣而人未有能異之
者抑山川顯晦自有時哉

明志之巖在濟州永城之右大江之西愚溪之南有所謂朝陽巖者

郡之形勝最佳處也巖下風磴盤空轉折而下略盡洞見洞口虛敞泉

出其中扁曰漉香寒澈清芬味冽可酌循泉沿澗而入深探乃得其原
泉自石竇噴出合流觴石湍激成聲錚錚鏗鏗重疊下空忽抑復揚仙
佩鏗鏘迴旋委曲由中達外勢欲盡處則瀑飛如練尋丈下懸注於瀟
水本天成曲水流觴之地不假疏鑿導引而然游者往往於此席地泛
觴縱飲爲樂自成佳趣賢士大夫游蹤不絕歌咏之富侈於蘭亭嘖志
具載可考見也瀨爲郡人迹其水道易以堅珉雖少涉於人爲而石澗
迴流隔絕泥滓心滌肝肺視昔殊清絕尤快幽賞回視隔江之城郭與
撲地之間閭類皆等閑塵土爾元次山柳宗元周濂溪昔嘗游宴於此
故今崑石之巔卽西亭故址而祠之歲有祀焉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爲甲觀東南二門而入
廣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惟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
僧一人僧徒惟利居處之便而不顧蔽映障遏之弊連甍接楹重基疊
架虎贅延蔓殆將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煙爨蒸道遂陰黑非秉炬不
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憚悉徹群僧之舍俾居巖外惟
言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留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
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游覽層構一空衆狀在目開築塞爲通語
破昏暗爲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皆晴景所及客有言
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

又太守李公士燮召游澹山巖巖之風物氣象真隱者之所居竊思次
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爲多年獨於茲巖無一言及是必當年晦塞
未爲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顥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
通迄今二百一十七年矣後之游瀟湘者以不到澹山巖爲恨幽絕奇
勝實亦可觀之地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次山往來
相中爲最孰子厚居永十年爲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有聞而不觀觀
而不記者而效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隱而未發邪不然使二人者
見之顧肯夸其尋常而遺其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

明末袁宏道遊澹山巖記 柳子文章古今人稱道之皆曰永州力也及觀諸游

山記中嘗惟尊黃溪品第水中山水特升最第置而未嘗及澹山之勝
吁豈山之勝在黃溪之後邪子厚信能文章好奇詭知游觀之方然踪
跡未至雖邇在門階亦識焉而已矣夫事故有幸不幸命也人固有能
不能性也天固有縱不縱分也山之不遇子厚天也不然以子厚溪上
十年之身尋溪買丘之志顧能置勝如澹山者以遺之異代乎山故避
秦之地壁水附入于瀟瀟瀟幽響循山而出水上石壁玉削望之蒼蒼
秀直可儼圭璋旁竇作戶戶入可三十步許乃卽佳境大畧中宏下夷
折廉外仰上開員竇髮髯中霽白晝午夜日月往來星斗列畧無纖
翳塵喧既遠萬籟閑寂瀨氣升降如觀混沌分儀之初俯仰周旋勢絕
竄窳席地燕坐可容萬人列榻分房可覆寒士深居習靜可制頽齡故
昔之避世者恒樂居之遂與世遺違有獨立忘返之意今觀之岩中
遺蹤宛然東瞻壁影觀音結趺比睨列圖雷公倒掛定床螻燕石田繡
苔丹井泉香藥爐雲在逡巡三匝如奉威儀於席古之聖人所謂洞天
福地者非謂是與而子厚之弗遇焉天也夫以命分之於人雖一山之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三七

三

遇猶難之知道者亦可以自喻哉

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穿堅貫險外峻內夷澹瀟
之間號爲佳絕火星巖嶄嶄亂石惟聳于傍曲紫斜通後瞰山腹往時
黃冠師宅其側塑火星像爲人所福今宇壞基存緇徒構宇而居朝陽
巖後阜前江呀焉淵邃旭日始旦華粲先及小亭巋然立于石岸澹山
巖依山而上緣穴而下深入虛廣踰數十畝秦始皇時周眞實之居今
爲佛圖山富竹樹澹竹爲多其後斜穴百步迤邐而出捫蘿磴石復有
小巖大抵永山類多巖穴茲三者爲極勝至者賞其外塵空而移寒暑
也子嘉祐丁酉二年破臺符承幙中乏四月始到永未幾過歷所謂三
巖者且酷愛澹山虛廣遂礪其巖石惣刻三詩偶遇潛臺俞公按部游
巖遂持詩以丐賡屬公好奇博雅旣賞會于巖下又從而繼其聲焉其
從游者題名于別石時六月六日也

唐元結澹溪銘澹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

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澹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洞傍山山開石門

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恠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歿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唐元子於山中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僧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僧即懸庭前之歌歌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唐元子於山中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嵒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踈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自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上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唐元子於山中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惟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申至丑寅崖壁土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澗潭其勢礧礧

游名山記

六卷之九

三

礧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嵒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嵒臺峭陵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縱心目陽崖礧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唐元子於山中嵒臺西南敝高廻在唐亭為東崖下可行坐八九人

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嵒臺蒼蒼西崖雲端亭午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唐元子於山中湘江西峰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峰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堪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為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為利未已

明家編游開陽錄 嘗讀元結集知朝陽淡岷之勝癸卯四月五日
謝病歸發全湘七日抵永太守唐公國秀招游兩巖自瀟湘門外渡江
登朝陽巖巖多奇石翠黛如畫謁愚賢祠小飲前軒稍東轉而下石壁
峭削俯瞰清湘曲欄危磴始抵洞口泉聲淙淙蓋外有欄道由地中而
入者予濯纓馬復飲前軒而罷午後趨淡巖巖特高敞爽塏土夷燥可
坐萬人巨石磊砢或玄或蒼如倨如翔洞門寬豁朗然虛明雖夏屋弗
如也酒數行過洞已昏黑二鼓還舟中是日和霽歸途大風雨渡湘甚
危始知名山勝地登臨信有緣也漏下四鼓作此記復賦二詩

彈子洞昔有過者又字之曰玄靈洞凡乾溪眾水咸歸洞底伏流三十
里出銅馬潭合盧溪江東去予數過異之至是始單騎往觀將逼洞口
卽步循亂石攀緣履口外懸盤石上仰觀中巔皆峭壁上怪石糾拳倒
垂若驚首然旁兩崖峙天若雙門闢兩掖焉水落石間雷吼輪轉或爲
鐘鈴之音石勢如動予嘿坐久之復攀緣度數流始抵洞中洞高廣俱

游名山記

六卷之九

三十九

可數十丈下遍水石因選石歧而外觀則見衆流之歸也如歸飲啗之
內洞中之石又一小洞窈黝不測則伏流入深處也小洞當門有橫石
負小方石小方石又負一巨石其上若覆荷又若茄房咸如人所置予
欲更久留則石燕數萬穢下不可坐也方未入或言穢或言無他奇旣
出或言奇又或言幽予曰嘻予未游於物之外也人惡知爭穢之辨奇
不奇之分予獨訝者今時旱虐苗稿盡矣乃不使衆流分布漑之乃獨
飲啗其腹其非仁者澤物之意而或謂楚水國也水橫溢連年江漢洞
庭不得率其職則又不若茲洞則斂而懷之之爲愈也予曰若是則洞
之蓄淵矣非予所及也因并記之以自思

明家編

游開陽錄

四月八日夜至祁陽九日登浯溪溪面湘過香橋溪

水繞出溪左聲錚然不絕讀大唐中興碑及元宋人詩刻題名碑旁有
鏡石高尺五寸濶二尺五寸厚二寸餘嵌置崖石間上有宋人詩跋石
色黧黑如漆光瑩如鏡可鑑人鬚眉隔江草樹田壟一一皆見予意石
甚小且奇恐好事者竊而去山僧云昔有竊去者石遂昏黯然無光一

無所見乃復歸于此則更明澈如初此殆造物者之效奇不可以恒埤
推也謁魯公次山書院登笑峴亭亭據危崖崖面江特奇峭畧如嚴陵
釣臺崖石有窪尊次山所鑿也復登唐亭亭亦在危崖上稍卑於笑峴
而荒破如之漫郎宅已鞠為茂草矣歸舟賦詩紀勝并寄唐公

朱泚石鼓山記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也始諸郡未

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州北行岡壠
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
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畧如春秋霸主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命來會稟命載書
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練淨閣亦取
文公詩中綠淨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潮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廣
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廊外石磴緣山謂之西溪有窪尊及唐李
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為常平使
者時所建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峯郡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不過
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云此峯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
然相去已遠矣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甲

明道真山記山在漢沔其最著者曰大別蓋禹跡所及嶧源所窮
紀于虞書人皆知余之初授漢陽也仰之與龍門砥柱等以為其必有
異者也既見之迺平岡橫亘江漢之滸猶堵然余每過焉必心羨之曰
是猶及見菲衣惡食之盛德步武于雲根水涯茫乎數千年矣既而侍
御朱別山授余郡志考之又有所謂九真山者寔維一郡之鎮去縣百
里能作雲雨禱輒應余曰安得一往其間乎是年入夏不雨畝田告災
民以雩事白爰吉蠲齋宿以五月既望乙丑有事于真舟行蔡店乘月
明肩輿登陸行過半從者戒虎乃益鳴金吹角持炬報呼以進又二十
餘里至麓夜色微茫樹影參錯攀援扶掖良久至絕頂得古祠焉即九
仙之殿如郡志所載云者難且鳴假寐以旦俯首四顧群峰羅立迺造
典祠之老詢之曰此為襲山此為朝冠山此為走馬山此為黃鶯山此
為陳湖山此為稽功山此為崇陽山此為同山皆瘦削其雕刻蜿蜒如

蛇龍遠若趨拱迫若侍衛而九真巍然居所安如受之蓋體有崇卑則勢因俯仰可以觀物理得人情矣薄暮祀竣迺下山倒舁之僕夫順行余得逆觀危崖長壑萬卉盛長草木之氣紛馥著人左右皆成一色殆類鬱藍之天自空而降碧霞之宮從地而湧巒光欲滴應接不暇又良久迺卽平地行三里許始出山止焉鴻荒之初余不識真宰之意使漢水汎濫經乎九真之下或九真突竝立乎漢水之上則有夏之后金簡玉文之書未必不告成于茲山之巔與岫嶠同垂無疑矣迺今如是泯沒千古茲余是之憾也豈九真之靈不欲炫露自甘寂寞之鄉抑神禹之偶遺不以漢決於此將大塊賦形出於無意妍媸好惡自生于人心而水土者不與也是皆未可知也昔九華晦於漢知于唐鴈宕晦于唐知于宋又安知九真山不知自今乎是又未可知者也

游名山記 卷之九 聖一
暇日接士人黃世工始知寓舍不遠有堯率岩者神工鬼迹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游但江天久陰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

游名山記

卷之九

聖一

間欵延慶寺因割松膏數百巒爲炬火用蓋閭岩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戒僕史暨雞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攜丸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達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岩穴不隔尋丈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朗所居庵舍雖小具含法界背疊林莽回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窅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爲竅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岩扃恍然天降地湧驚異滋至挺身入岩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達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鑿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烏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岩東層累之上有崢堵坡直抵岩頂望不可極西邁觀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皺成疊其中一壘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澈甘冷倍常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桂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法筵四開無有漏隘回而北越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蘭蕈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比而東樓臺參

錯人鬼影第惟中之苦陸雲際之如來

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

以峭險須露頂祿祀乃可深入時筋力

僂至于扶攜出俟日晡已轉午矣大抵

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原洞

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霧器皿

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做人工加以奇麗乳新體

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

綿界等無有一岩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

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美尚爾是岩兼善而有餘宜如

之九華為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岩耳予伯

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惟石供之

萬一云

武溪溯而上數里許石壁如江下段落彌亘若劃若承

游名山記

大卷之九

字一

資

若引若逐屹起霞表瀆瀆委文委摺窳窳積以婆羅樓展肖即良工屈其

技屈春草花綉媚光風被搖茸茸可愛巢鳥各抵隙破石出翔歸投而

斂羽蓋舟行懸眺適得其似又兩鷹擊榻而望枝霜崖洞水底鏡如按

畫余每抵役經道輒披舟流覽不能釋去鹿泉洞居其間益若屏絕塵

土與龍宮蜃樓接比真洞天福地山經闕如也舊傳有豎眼人疊石嵌

空坐而垂釣絲舟舟下千尺人見之遙舉輕若乘霧然不竟其所在或

又傳其出入洞中云乃今秘跡餘六十年矣

明晉文相君山志夫洞庭為長江巨浸而若山則洞庭孤絕處也雖三

苗據以為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蜃雜以窟而禹實以是降我凶

德民到于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揚公祇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

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洞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

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窟雲夢湖在郡治西與

洞庭青草二湖相連洞庭在北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為一湖孟浩然

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湖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

唯延袤數里杜甫詩龍堆白沙卽此宋張孝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
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志

一十五里洞庭湖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

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游衡

山入洞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妃

也又曰湘君神游出入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赭其山上有楚興寺

軒轅臺柳毅井傳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為第十一福地古

今題詠最多一統志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滌後蜀江漲勢高過

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

山復居于陸惟一川湘水而已北夢酒香山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

者不死漢武帝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

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

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方輿勝覽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履之鏘然

有聲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

游名山記

大卷之九

四十三

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今被毀黜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

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搢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

泣曰此老夫之臯使孺弱惟害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卽

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嫠婦敢託高義為親毅

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子卽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

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遂與同歸洞庭郡志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

黃帝鑄鼎荆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一統志

宋志思湘君廟記洞庭蓋神仙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

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

其廟宇為秦王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

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惡無猛獸愚以為海有嶼嶠蓬島之

類人可望而不可至茲山埒烟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寧非

嶼嶠蓬島之亞歟固為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祭水旱嘗於此

山

宋范仲淹岳陽樓記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
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
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
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
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
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
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
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
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
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
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
微斯人吾誰與歸

游名山記

大卷之九

四四

七

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永月如
練青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
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因舉酒
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
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焉詩曰張公多
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
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唐本白谷族姪僧中孚

字晦之

京兆人

余游荊州玉泉寺近清溪

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百蝙蝠大如鷗按仙經
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真
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
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
壽也余游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掌號爲

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德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清蓮居士李白也嘗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鷗倒懸深谿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採服潤肌骨叢老采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之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獨無雙顧慚西子妍朝坐有餘興長吟播諸天

然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於左穴爲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竒復入於右穴巖之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厦然中高而平豁然明曠可坐數百人其奧則轉而右遠邃而黑燭之以入字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東北隅攀緣而上漸高而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其衆巖之石溫潤如璞其形如鍾磬如鳥之企獸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垂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竒怪變態殆不可狀夫黃山

游名山記

入卷之九

四十五

谷謂淡巖天下希茲巖之恠竒無以異也而爽愷過之至于大溪出于穴而復入于穴非持淡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淡巖在昔無聞元之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爲倅游焉而始知名至魯直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溪雖僻陋而通路於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爲宰因勸農至焉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爲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於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觀者難言之予家有米南宮所書秀巖二大字墨書乃摹而鑿諸石以爲之名庶籍名書得顯名於天下

明楊士奇游東山記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

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瀾畧然深自晦匿不安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箬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栢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

爛然香氣拂拂襲人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
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出疇平衍彌望精屋十數家遂造焉一
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
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
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
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
行立恭賦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
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
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一章書之立恭酌酒飲道
士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吹
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躑兩童子拍手跳躍
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柰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語
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頃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
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四六

姜齊州

散不復來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
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數隱溪呼予還曰樂
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
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

明末定

游觀音巖記

縣之西南羣峯秀異聳然直逼霄漢曰雨山云

山多泉石神龍所都霖雨時行多自此起故名焉予家居者十年凡通
之山水歷覽殆遍然未知有觀音巖也嘉靖己酉予罷政復尋舊日工
課明年有人向予言巖勝不輟口予聽之宛然巖之在目也是年十月
望予往先大夫方伯公里韓九山朱赤厓郭犀溪偶在焉是日宿滑溪
明日指顧山形問訊小源南山乃發躋處路入羅城轉黃田皆予平昔
所未跡山川初識瞻眺一新相逢村老悉古朴有前輩風令人有遠想
焉至福壽寺寺無佳處一味幽僻耳明日行十餘里雨山漸近平日所
望西南羣峯今在面前矣入山口渡石橋登山僧披衣倉皇下山迎穿
林傍石隱現無定時從者先登至山半驚叱驪呼若有追而獲者予乃

知巖所在浪史至巖予等羨曰以昔所聞詎能盡此巖哉奇觀奇觀
來不徒矣巖高十餘丈異石纍纍珠聯星附無慮萬狀其獨出而下垂
本眇而末巨狀如錦囊孤懸虛室者視他石爲最異中露一孔其深隱
隱金光一點灼然而外射觀音像也造化委形目然之巧有如此者世
所雕刻普陀巖何可及此巖端古木斜出如蓋其根抱石盤曲如蛇虺
又不知其年數巖險不可梯僧曰村中人以金碧新觀音像則必呼山
下金齋公齋公至則拜巖下祝曰吾上巖取觀音祝畢攀援亂石迂折
而上人望之猶猿之緣木然則從孔中入取觀音繫負于背而下又猶
鳥雀出入于其巢然其送觀音而上亦若是蓋十次矣嗟乎危哉設失
手墮足骨粉如矣所恃者謂觀音必相之故其神全而無恐也覽畢由
東復渡石橋而上至佛堂青山四抱如張畫幅鍾鳴四山皆響香煙飄
散輕裊林杪若輕雲之過我也石下流泉淙淙有聲人云春夏泉盛瀑
布遇石而激如雪片片飛濺人衣夫以予所游諸山此爲第一迺游者
則甚少豈其地僻爾乎使當衝劇則游者月不知其幾矣世有負龐德

游名山記

不卷九

三七

而弗自耀又無有薦之者終老岩穴與此山何異也徘徊指顧肺腑清
潤絕無渣滓窺此境界識此氣象始謂之大觀日落下山至韓氏宴樓
上劇談山勝惜未能一宿其上細覽其餘追憶嘉魚李大崖游衡山與
諸友約曰七十二峯一峯不盡一日不游七十二峯不盡遍不歸何其
豪也予等所游曾不浹時風流不及前輩遠矣

不卷游黃州東坡記自州門而東南壘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

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向南一堂頗雄四
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
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
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
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齒
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
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
無遺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萬兵火之餘無

後遺迹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樓霞樓蘇公樂
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
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
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
無過者豈文潛論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繚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
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積東卽赤壁磯亦茅岡爾畧無
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
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實李太
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
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
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
真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
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或云舊有灣
郡官厭過客故塞之

游名山記

天卷之十

吳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
閱備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
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
平其上皆列肆兩旁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
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
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
物草木可數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
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
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
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
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
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
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灑詩最傳而太白詩句
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者史云在石鏡亭南樓之

出正對巖鳩州猶有可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築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
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葦帆檣映遠山尤
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
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其遇之得黃
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
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
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即石鏡山麓巖頭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

此合漢河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
得齋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見于瞻名之
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闊海湧風雲開闔晝則舟
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觀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

八卷之九

四九

湮消日出濛濛父樵夫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暢哉者也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騫其流風遺
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
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
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謂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
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
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
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適於
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窺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
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
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皆騷人詩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
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

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

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先接天縱一蕩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其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席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

從予過黃泥

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客復遊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蕭然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

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
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
衣踰躑過臨臯之下揖予
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
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

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
四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
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
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

宋王禹偁竹樓記黃國之地

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蕪莽荒穢
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復不可具
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
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
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
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
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竹之為瓦僅十稔若
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
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
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惧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
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五十一

宋蘇軾九曲亭記了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

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
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
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
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返往往留宿于山間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
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年游者至此必息倚恠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瞻瀟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
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
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序

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其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

宋歐陽修峴山亭記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諒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嘗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五十一

卯耕

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劇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旣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

史九詔瀟湘八景圖

詔密有持瀟湘八景圖示予請記問曰子知瀟湘

之所自乎予應之曰吾聞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一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

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曰洞庭南來清以碧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吐風帆沙鳥出沒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蝦之會菱芡之都來者于于往者徐徐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含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觀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瀨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膾有酒可需收綸捲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瞑入松門陰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東山月吐此煙寺之晚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珠泣之蛟客悲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蓑獨坐百感填膺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清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其行或飲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懼繪繖之是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浩滄溟飄風之不起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五十三

御

層浪之不生夜氣旣清靜露斯零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靦裳之清影來廣樂之天聲纖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嚴水結馮夷剪水亂洒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以寄清絕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善觀者合八景斯足以盡其勝不善觀者反是客作而謝曰悉哉先生之言也

宋 陸 游 題 瀟 湘 崖 壁

余與陶介石遊浯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嶺

嶧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瘞亭東崖披繭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筋篆筆畫深穩優於瘞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崖壁以遺後人

明 曾 鐸 已 有 記

敝廬之東鄰有地焉由委巷隆然深入城中自平地

視之高丈許其上有古臺自其地脉之又高丈許臺曰夢野志謂於此登望可盡雲夢之野故名臺東下爲平地稍南漸下而瀦水以其在委巷又其半其下故靜且野而易致予緣病得請買而治之以爲休養之

所於臺之西爲屋數楹兒輩及族子弟讀書其神老西涯翁題爲夢野
臺書院於臺東平地植花木以其色與開之後先相間蓋終歲未有一
日不見花者又蟠水築而垣之以爲池池頗曲故以磬名之林中有池
爲草亭吳東湖中丞扁曰芳秀芳言花木秀言池水也池中有洲如鳧
鵝栖止故名曰鳧洲作草堂其上堂名遂亦因之堂西有紅梅下覆
釣石放李賀詩意名紅雪磯洲之南有磯磯曰午陰貴其陰也洲北復
有小洲曰中臺樹冬青梧梓以桃杏夾之下對平石可據而坐且爽也
又其北復爲小池界以甬而橋其中橋東西分種紅白蓮將漁大池登
草堂則小舟東西通焉舟貯以屋水立池東北隅古臺之東徇地勢爲
闕行松竹間凡數折而下迤邐出池上菰蒲蘋蓼芙蓉楊柳魚鳧水蟲
色色不種畜而有蓋具江湖之體而微耳日未下春則臺周竹樹便復
蔽虧池水皆陰矯首西望不得逕路忽不知其非山林也予病廢幸從
聖明得殘息歸就水土雖未即愈已可無憂怖每風日晴美扶杖起行
樂時復陟降倦則倚樹而立藉草而坐間聞好鳥語取琴弄膝上和之

游名山記

八卷九

五面

卷八

或從童子釣池上月至則泛舟緣鳧洲泊蓮渚烹鮮舟中屈碧筒以自
飲兒輩時以楚聲歌遠遊佐之醉輒就草堂卧歸不歸皆得臨池宜魚
近畦宜蔬客卒至水陸味具不待謀諸婦可留也自書院以東別設垣
鐫凡于入則童子反扁焉人莫敢呼雖呼亦復不聞故池臺林亭諸處
自爲一區揜名曰巳有園扁則吾友景前溪所題也蓋吾材類樗而今
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
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

明晉書大樗洞記

芳秀亭西坡有坳土色正赤嘗欲因之爲洞客有以

陰淫爲說沮之者聽焉既逾年初志橫胸中不能除一日登夢野臺適
書院庭水出東墻石竇徑臺北溝中趨磬池雜樹交翳其上但聞直折
高下爲聲有異喜曰曩使南交道羣山徃徃聞洞中泉出茲頗類之吾
作洞乃舍是乎遂比板跨溝屋而茨覆之門其端東向以爲洞近門木
多椿剛冗黝惡特大而奇者留焉練一株陰小臺如蓋臺前桃竹佛桑
不剪伐貴障蔽也洞之潛重組羅薛不異坡陀藪薄然自洞視臺

顏仰欲墮憤及俯瞰園池諸處相高下亦稱是樹間竈器茶具畧備有
涉園者洞口見之歷歷如隔簾其外乃莫知有洞者每客欲外戶童子
必辭焉非所識不至入書院客或及聽事童子必辭焉非素稔不至入
已有園既入則登林亭坐奕石渡泉洲以入草堂試釣紅雪午陰之磯
啓東塢北軒以閱羣鶴登臺縱遠望皆得與童子俱有非深誼分實不
復知有吾洞洞粗如六一之所謂舫者旦迎旭日暮延綠景塵氛所不
至喧囂所不聞讀書哦詩鳴琴瑟諸無不宜吾病夫則靜坐熟眠為至
要也洞未定名一日客有古貌野冠服入者童子不得辭請刺曰第入
報吾無名氏也入曰子誠靜者有園如是而復為此洞子誠靜者已復
環視修辭曰吾聞靜者壽為子名洞以大椿可乎徑去無復顧

遊衡嶽記嘉靖丁酉璘建節撫楚以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

長沙赴衡期謁南嶽屬雨雪返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
照若春半念七日厥明同副使姜君儀謁真于廟訖事乘符輿由中嶺
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書院不及謁訪鄰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

游名山記 二卷之九 五五

潭透迤以上水聲潏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峯揭在雲表諸律兇
凌嶒如它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即所謂七十二峯也問從行
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續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
自覺午至半山亭飯間所謂祝融峯者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絕
夾徑多竹樹積雪披壓撥寒履危凡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即至
盤旋半厓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嶽大書再經觀音巖則龍從窠竒窳
竒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絕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
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尋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
壁題名過會仙橋立懸厓小飲而返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戶牖僧
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翌
日黎明披貂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搖曳漸上高
漢竒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城中途
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

衡嶽後記衡嶽之遊不至祝融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

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嶽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夫容四峯導予望之
仰面極視排漢礙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既歷香爐道問則
四峯之椒皆與身等方詫步履在空外及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
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顛俯視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
風自遠來其力甚勁氣候與地下絕殊此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
疆中東餘游氛浩漫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
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峯皆培塿丘垤墮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
二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岩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阿林坳之間可
一觀而窮未足言邃明日乃下西嶺歷南臺出諸峯至平地迴望蒼鬱
始若不可量復陟某嶺入山尋方廣之道攀迴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
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至中多菖蒲水草
青被石上兩厓喬木挺生陰若洞房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
生含蕊未吐自午達昏上下坡陀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幽
奧高山壁立類城郭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山懸正殿額假榻閣
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窺矣
明王世隆大酉洞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處
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即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口四舍許為大酉
山即道書所謂第二十六大酉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於大
酉山小酉山之中者是已山多石洞餘洞深遠不類人世其濱江者特
壁立倒出江側上有懸溜成石乳二一擊之作鍾鳴一作鼓鳴舊名之
曰鍾鼓洞其在內者曰華妙洞洞門甚狹隘幽暗必揚燎及行乃可入
既入里許即曠然三沙可游可卧再進則有石室相傳為秦人藏書室
即穆天子藏書處也父老相傳先世有樵夫入洞中即石室取書出見
風皆應手滅成灰塵今則無可見矣山之巔為九峯嶺蓋宋道宗時嘗
封禪天下名山福地茲山亦以名勝得與今猶有故封者九誌錄為九
峯嶺者誤也山腰有會仙橋及張果煉丹池雖不可信而居民耕作往
往斷地多得靈砂滿缶數四蓋必昔之幽人志士所棲隱也莊子讓至
篇謂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於天地

名山記

八卷之九

五十一

之間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迹之枉山宋封為遁世高蹈先生今其遺蹟具存而屈子所謂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柘山即茲山也世隆嘗讀書茲山鄉之人士多從世隆游者乃即茲山為書院曰大酉華妙洞書院為堂二曰讓王堂曰逍遙堂蓋皆本莊子語及善卷之事而名之也曰高蹈祠即宋故封之名以祠卷曰卅砭房蓋辰之土物莫靈於卅砭故神農嘗百草以卅砭繫之辰其名著矣故即地所出而名之是皆余所作因是以求之庶幾乎不與草木同朽腐也其曰鍾鼓洞曰秦人藏書室曰會仙橋曰張果煉卅池曰九對嶺則皆山所固有予不得而增損之焉夫莫大於天下莫聖於堯舜卷也乃欲天下而不受其視堯舜若薄之而不為者其志遠矣要未可以隱逸一節之士論之也正猶卅砭不列於人間飲食嘗用諸品而其為世外奇寶則世固有知之者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唐元結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五十七

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谷與濠職隆反水合匯于漣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脩己推分稱君子者始不公平乎乃相與占山泉關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為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予當乘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無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唐元結

如石銘并序

淳泉之陽得惟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

如似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於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酌角居反酒石尾有穴且如礪蘆紅反者又如瀧所江反者泉可渟澄阻石而流入壟中山而為瀧於戲彼能異於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

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石如驚鴻張翅未
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
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彼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
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唐元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

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
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嬰令問藝蕪兼籀俾依
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峭絕其下可家洞開為
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巔如闢溝塍松竹輝映
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歆投節窮老於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
跡彰顯醜如此為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步合營溪水抵兩

岸悉皆惟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白石迴上激注休木異竹垂陰
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五十八

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
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蕪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
夷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不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

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登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九悲之歌因
謂之九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
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
無鳥獸如蟬蠅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
榕栝並之青菰白沙洞冗卅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回映之處似藏人
家實有九水出於中山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比注合為洞庭若度其
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幾
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
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里未
盡邊陲當合以九疑為南嶽以崑崙為西嶽衡陽之輩聽逸者占為山

封於表作圖罔耳但苦當世識者稀限常情牽引古制不能有所改也如何故圖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之佳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之時永秦天午中也

唐蒲州理黃鶴樓記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祕登樓嘗駕黃鶴返憇于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我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闥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枉東陽八詠迺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埋發號而庶政其疑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衆山之纍纍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備之芳塵迺喟然嘆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記

宋方輿勝覽西山記 武昌西山天下勝處也自孫氏讎集以來至元子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五九

始顯逾二百年鄧安惠公為邑訪元子之跡為之作窪樽銘則又顯東坡先生謫居黃岡間往游焉愛其山水多見於文字中翻雅落雪之句雖畫工不能盡也則又加顯夫物之興廢有時到天下勝處終不可掩必有賢人君子為之品題而况於人乎方二公對直玉堂刻燭揮制曾不及人間名利事而詩章往來獨夢寐於寂寞之濱則其胸中所期蓋相索於閨風之上矣

宋方輿勝覽各埠巖 在營道縣五里唐劉夢得記云薛君景晦為道州得異境有石室穹然如夏屋因名其地曰含暉巖巖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煙石田碁布巖竇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峭壁寒泉冷風滴乳如佛像如車蓋如花果如器皿如飛走唐薛伯高命名至道初太守張觀名曰紫虛洞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紫虛洞 水流通碧橋南注舜溪亦名嘉魚洞其實碧虛池也元次山名曰無為洞篆刻在焉洞在永福寺東十步上有正元間李嶠篆刻行五里間有南北二徑一徑適舜峯一徑通紫虛洞行二十里有石穴上通

於天有元次山亦泰年題名曰天聖中寺僧雲亮於洞前百步築堤為塘豬水溉田洞遂為池

室隱隙罅中雖風雨不能及四顧石壁峭成萬仞傍有石竅古今莫測其遠近日之者有長往之意

出乎天巧盤伏於兩江之間其形如龜其勢如龍周圍二里中有巖竇可容萬夫古有老人處其下以澹氏稱因為此山之名泰有周君貞實避焚坑之禍隱於此石床石井猶存唐興有僧到巖下坐盤石敷演法華真常妙理見二鱗各長數十尺盤於前師曰若受吾訓當釋汝形頃化雙狐能飛鳴名曰訓狐師居巖中凡五十年

余家食時夢登方舟正舉帆長往忽驚濤怒浪停泊柳港遙見高城層樓丹崖翠壁臨大江之濱少焉風恬浪靜舟始安流覺來莫知其端嘉靖甲辰余麾南陽守丙午謫鄭州判戊申移巴陵令舟由荆南順流而下洞庭長江風作維攬磯石岳陽樓君山俱在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六十一

望宛然昔年夢中景乃嘆曰余今日謫移固前定矣蓋巴陵之勝惟在洞庭一湖按禹貢九江孔殷即此湖水沉漸元辰淑酉澧資湘皆匯流洋溢互瀦周迴八百餘里浩浩湯湯一碧萬頃月印之而著象風遭之而成文殆與芝城之彭蠡姑蘇之震澤金斗之巢焦武林之西湖同一汪瀾也夫洞庭固極三楚之勝岳陽樓枕巴丘瞰洞庭延庚挹辛縹緲崢嶸巍乎大觀不特君山咫尺擁浮湖南有祝融北有內方東有黃鵠西有大龍環列拱屹皆在指顧間殆與豫章之滕閣宣城之疊嶂武昌之黃鶴黃岡之竹樓同一壯麗也夫岳陽固據洞庭之勝建始莫詳宋顏延年陰鏗詩尚可考唐開元間張說謫守是邦登臨賦詩自爾名重觀其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句則其懷抱可知矣說子均李杜韓孟白賈諸名賢皆有題詠樓與湖山名益重于世宋慶曆間滕子京亦謫于斯作新厥樓屬范希文為記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其寓意深矣昔柳宗元謫柳永凡所經之處皆以詞章品題為佳山水文正公三代以上人物宗詠獲此嘉記華此傑樓更俾觀增

重迥出湖山外豈止一丘一壑一水一石云乎哉當時以勝樓范記蘇
書邵篆為四絕而永叔特寄詩謂其逸思適文良有以也自後蒞斯者
率多遷謫凡所歌詠類皆悽惋此固江湖之遠既有以感發羈旅情悃
而鬱陶之衷亦藉乎風景而因言以宣也耶余每登樓感今慨古舉目
蕭然自不能已乎去國懷鄉憂謫畏譏之念也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帝
二女居之為湘君因以名山本靜凡欲登者若先形諸擬議輒烈風雷
雨多不果是年中秋余公暇乘舟獨往是日也晴空不雲澄江不波既
泊岸回瞻岳樓恍若蓬萊隔弱水然湖水浮山入山則視之不見異哉
崇岡平阜沃野極百里之遠茂林方竹藤蘿繞諸刹之上山之鳴鏗然
有聲
之香莫知其處道書以此為十二福地其形如編其狀如
十二螺髻李太白詩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劉禹錫詩遙
望洞庭山擁翠白銀盤裏一青螺是已唐諫議韓注直忤貶岳適意遊
君山杜工部寄以濯足洞庭望八荒之詩何其雄哉及觀湘中老人之
歌東坡謂必謫仙遁世者所為似亦確論也若夫山有臺名軒轅相傳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十一

黃帝即此鑄鼎成騎龍上昇秦始皇南游浮江阻風問湘君何神傳
士以堯女舜妃對怒緒其山二說似幻誕匪輕至於柳毅傳涇陽婦書
與洞庭水君宴碧雲宮尤涉荒唐殊未足信岳武穆代君山木造巨筏
塞港以擒洞庭寇楊么厥功尚可紀哉余遍歷茲山之景暮煙既凝暮
鴉既棲可以詠歸矣登舟乃還月明如晝中流浩歌仍向岳陽樓下泊
焉

嘉靖甲寅春二月余移粵臬道經衡山時維喜
煦乃驅車西發青楓夾道三十里至嶽廟止開雲堂肅儀謁神因考前
代稱號匪經惟我 聖祖高皇帝制曰南嶽衡山之神崇正典也殿楹
門廊壯麗古松合抱參鬱皆可觀遍讀古今碑碣乃得茲嶽之詳遂由
廟右折北徑狹石嶇漸登漸險過柿蒂峯下但聞石澗水聲冷冷然匯
為絡絲潭由潭傍望赤帝華蓋諸峯踰土板迎仙二橋佇立祝融峯下
載攀載驅羣峯合峙雲霧瀾灑疑為絕頂至則峯開谷疊水流淙淙別
是一境乃次半山亭所見益奇曾次悠然過此以往嶺益峻路益險林

益深雲益密風聲鳥韻益異狀令人有憂詭畏譏之感乃由湘南寺左
棧道直上又由三义路奮登遙見層棟叢林觀音菴僧米迎云白廟麓
抵此三十里九千七百三十丈自麓至頂尚有三百餘丈高極萬丈根
盤千里道書以祝融為二十四福地芙蓉紫蓋石廩天柱雖最高亦莫
與京延佇四顧七十二峯呈奇獻秀皆在焉下北望洞庭南接九疑三
湘縈迴如帶直乾坤勝覽也朱子地理論云岷山脉一支為衡蓋于九
江西今觀於斯益信既登其巔境與心會乃自峯南下石壁周袤壑臨
萬仞曰捨身臺旁觀之毛髮悚然東距會仙橋畔有試心石亦危險僧
云不可往余循立既久忽飛嵐從東南來僧云亟歸亟歸方回至上封
寺雲鎖峯迷矣是夕次于寺少焉雲霽月明與老僧步虛縱覽夜分始
入禪室隱几坐待雞初鳴登望日臺惟見精光隱隱非無非有如志之
所云侵晨至朱陵洞道家云三十六洞天此第三洞洞門水垂如簾故
謂之太虛隨至方廣寺寺在蓮花峯先儒朱張二子遊此論學謂之方
廣乃釋門最上一乘之說安上寺相傳舜曾息此溪洞因以名按書載
游名山記

卷之九

李二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則衡為嶽宗其來古矣雲密峯有大禹
巖石潭水縈最為勝絕謂禹昔致齋於此獲金簡玉字書得治水要記
云此峯有蝌蚪禹碑皆無可考因思韓昌黎岫巉山神禹碑詩千搜萬
索何有之嘆正以此也循崖而下至南臺寺益奇絕乃登天霽閣果晴
空不雲與上界頓殊蓋高下陰晴亦山間之常爾由松逕緩步下石梯
百二十級皆一石鑿成之名曰退道坡過金牛跡飛來石止山麓乃晉
集賢書院謁焉列祀者李鄴侯韓昌黎胡文定趙清猷張南軒朱晦翁
諸名賢蓋嘗寄跡于斯敬夫與仲晦唱酬諸詠尚可考謁畢復歸開雲
堂取嶽志觀之用稽所紀與所見者異同志載嶽境內琳宮梵宇十倍
于儒之精舍今皆不如志矣何哉時大雨如注留宿堂中回思登臨往
還不雨固祝融君之靈貺也明日遂行歷衡之回雁峯升永之瀟湘樓
度滴水涉府江而蒞平蒼梧曾居諸幾何陳情告致出境復經南嶽山
下雲深雪擁不獲再登舟中瞻望祝融之崇順流而踰星沙矣

樊之路不獲一登嘉靖丙辰秋履楚藩任因有事于均借憲副鴻洲龔君拍坡余君少參并佑成君謂淨樂宮乃中秋日也相傳玄帝之先淨樂國王治麋今均即麋地宮因以名宮右折有紫雲亭亦傳玄帝生時有雲彌故也按紀稱玄帝生于神農氏末年按春秋傳文公九年楚子伐麋始有麋名世之相去甚遠而謂淨樂治麋則其國在當時孰為統哉明日予自淨樂過石板灘經迎恩宮又十五里至遇真宮宮左右山遶如城橋名會仙入山初道有治世玄岳坊巍巍乎與山齊乃嘉靖年新建是夕次宮中明發入僊關別一境界由元和迴龍二觀而上崖雲嶺樹谷音野色應接不暇踰太子坡即復貞觀階下有聖母滴淚池龍泉觀對天津橋九渡澗流于下諸澗之水會此入梅溪洞出為溜河紫霄宮倚展旗峯下千仞如削宛然皂纛形三公五老峯在于前日池月池在于左由宮後右轉陟山之椒根石壁龕云太子巖為蓬萊第一宮又轉而南乃福地殿天下七十二福地此其一也殿前擁寶珠峯後倚劍火巖萬松亭下瞰禹蹟池池上有亭謂神禹導山曾寓此威列觀在

宮北二百武唐太守姚簡有功于均民祀之自此山更峻極路更盤折躋攀直上至南巖宮景益繁觀益奇泉曰百花井曰甘露橋曰天一池曰太一其尤絕賞者從殿左折而東陟崖而西為南薰亭外有石杆相傳為純陽故物復折而下過紫霄巖巖前一石挺出闌外狀如龍首其傍崛起灌莽中者為禮斗臺又東為風月雙清亭西望捨身崖若垂天之翼其上為飛昇臺下為試心石極天下最險絕者步梯雲橋過榔梅祠玄帝嘗折梅寄榔誓曰道成當結實後果然異哉自是松杉夾道藤蘿擁橋谷轉峯迴壑鳴泉注躋雲躡霧至朝天宮不可興乘杖履而上歷數十級為一天門度摘星橋下臨深谷遙瞻前峯人行如在天上又數十百級為二天門四顧皆削儼若虎豹之關虬龍之隘仰望三天門飛鳥不過乃奮登數十百級始造其門蓋三門之升皆石闌委折如倚玉鐵繩盤錯如長虹亦奇矣哉由朝聖門就致齋所憩焉是夕月明如晝星觀可摘金風裊裊玉露脩脩樹杪秋聲室虛夜氣神恍若在蓬萊方丈坐以待旦由南天門直登極頂昔玄帝自此冲昇巍巍金像禮觀

之餘瑞日在東... 殿左右益以飛棧棧外為臺臺外為檻檻外
為紫金城闕四門以象天闕南有九卿玉符西有大明白雲北有顯定
皇崖東有龍門萬丈諸峯近擁天柱而厥峯石脊有金銀色松盤如龍
虬形儼然上界五樓十二城也仰觀俯察惟此太岳者其來也乾兌之
發其應也異軫之拱跨均房環襄荆攤列者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
四澗袤延者八百餘里此天下名山非玄武不足以當之故曰武當信
哉從故道而下復由南巖紫霄分路北行三十里至五龍宮宮門內為
道九曲十八折殿九重百六十三級殿前二池水從石龍口出宮西自
然菴陳希夷居此感五炁龍君授以睡濠隨登龍頂峯下有龍湫西北
有巨杉鶴常巢棲隱仙巖乃尹軌枰彈之所夜籟澄寂常聞步虛王磬
聲又四十里至玉虛宮宮殿廊檻視諸宮更壯麗內有仙衣亭望仙樓
八仙臺仙桃觀皆奇勝原張三丰所寓余留宮中屬提點宋衍慶輩修
焚以申祝釐之誠又明日清曉度東山橋仍出僊關誠哉清都紫府琳
區玄圃甲于天下維山之靈其人必異特鍾玄帝以七宿之神武昭布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十四

于霄壤間仙隱如尹喜尹軌戴孟葉濟謝允常陳希夷曾洞雲張三丰
輩皆奇蹟顯著人以山與山亦人勝矣予性耽山水旌祭所止寓日融
心近自蒼梧在告歸滇道遙林壑未幾陟嶽再臨復之楚遊獲登太和
茲又將歸矣而點蒼像靈鷲伊邇雞足亦可棲隱即此計遊可以盡窮
海內未經之景如坡翁所云者

明正通 **太和山** 我國家尊太岳為帝時帝玄君昔帝降于麋今治

故宮曰淨樂其東當始降之室治紫雲亭去州五十里入西南表峽口
曰玄岳環中山四合溪流出入無端負坎抱離可當吉土 文皇帝跡
異人所在為之築遇真宮異人遺杖笠悉留中命尚方鑄金象之歸守
者入僊關為先和觀西入馳道其南為玉虛宮山水俯廣倍遇真舊為
武當縣南山如負宸信非玄武不足以當之宮制視漢未央即祈年勿
論已其西池亭洞閣亦異人所棲西上望僊樓倘然若將有遇也馳道
西為僊桃觀通入僊臺又西為華陽亭跨石橋臨夫容沼西出則用廬
鷄犬亦為一區去玉虛躡西南進次迴龍觀太玄觀入紅門通旁陵道

道傍有太上巖巖山鏡石象太清其左二龍琬珽巖石下又南則八僊
觀中堪輿右入七里溝脩木千章如突夏綠岡爲開山故道遺巨石在
焉賓太上爲羅公巖高出絕壁往年產之居羅太史凡七楹舉目望西
南諸峯盡在目眦及紅門入官道進次天子坡陂陁中分扼其坑爲復
真觀周垣跨道逶迤高下因之出垣下行乘天津橋濟九渡澗澗道幽
絕其陽則淵默亭沿澗東入玉虛巖石嶂夾流若千里嶂若步障雜樹
繪之深入磴浸高若自明河趨閣道磴窮則棧棧窮則巖巖上視有龍
虎文其右雷文故中奉帝居右奉雷部西南望則天柱當峽中循故道
還由淵默西南上除道曲折望行者如登閩風紫霄宮附展旗峯石嶂
崇廣皆數十百丈三公五老前侍亦一隩區宮制高倍王虛脩當其半
奉祠者無慮數千指其廬率高下居宮前爲禹跡池築小亭出池上池
右福地其陽爲賜劍臺其陰則萬松亭出木末太子巖出宮後亦有亭
由禹跡右旋古道甚治乃今多徑者廢勿行古道西上當南巖之南舍
南巖西歷黑虎巖泉石相望于道昔有巢居者遺構猶存進次杉木林

游名山記

卷之九

李五

分二道其右下行涉澗遵宿莽容車車峽中轉入西南峽爲清風岬蓋
故韓糧道也左上行躡萬丈峯下登朝天宮其東由鳥道出三公巖則
上巖也路險絕不容足學僊者劉媪居之其下亦爲三公巖相距三舍
巖南鄉爽塏可居然必取道玉虛巖多歷險阻始得至朝天西上拾級
八百五十有五當天門三天門皆竇石峽中有巨靈斧跡初入門降數
等稍平行依三公峯爲文昌祠過祠則摘星橋橋下澗水如神漢綠絙
由天梯上梯如竿揭雲端距躍五百達重門足力竭矣倚試劍石箕坐
更百步達三天門由此折旋而升坦行數百步歷階南下又折而東上
爲太和宮宮面南香爐蠟燭三峯當席宮前則先朝神室徙置于茲由
南天門入紫金城卅梯九轉出天柱峯絕頂範金爲黃產承以瑤臺帝
位中央群神列侍精美奪目儼若化人之居卽今之國工宜不及此正
位東鄉高出七十二峯如群弟子侍先師莫不齋立近則金童玉女峯
二當滕承之左三公右九卿帶七星掛五老僊人隱士順風而翔白雲
出沒衆壑間如觀陸海諸峯或如碣石或如蓬萊鉅如斷鰲幻如結蜃

細如瀝鳥備如此實之鯢鱉出如珊瑚枝浮如萍實纒纒乎如鞞驅石
泥乎如漢使者之乘槎遠而望之方城一扣漢水一鏡掩楚蜀畧周秦卽
萬華衡霍匡廬峨嵋悉辟易無有伺之鄉矣乘磴西下爲清微宮僻居
深谷中其制不廣然以幽勝妙華巖者焉南巖當太和之陽宮北面據
五龍之輿宮右石延覆於道其上有巨人跡若倒懸宮後卽南巖脩數
十丈高數丈巖丁峭壁數十丈東西脩數百丈如高墉巖中列祠事三
亭二卽神山多倬詭此爲壇場其下有禮斗臺徑絕窄至西出如乘墉
右上躡飛昇臺其旁露臺臺當忘心石臺端有蛇徑通一室當其杪以
居宮東北欵火巖亭附巖畔距展旗峯近下視紫霄展旗北爲尹喜巖
今居比丘脩不二法由南巖宮下爲滴水巖僊侶巖度竹筵橋入青羊
澗青羊巖當澗之曲虛無廬渡青羊橋躋五龍千步而峻門垣九曲始
達應門宮制九重前列階八十有一後七十二至高矣左高殿奉王像
五相傳掘土得之其制不異庸工好事者神之耳宮前有五井天地池
日月池宮後當五龍峯其上有五龍池則其窟宅也凌虛巖去宮五百

步一黃冠居之每飯必有餘以待衆狙衆狙皆喜否則破釜餽去莫之
誰何巖前則希夷誦經臺今尚盛臺出臨澗當其上爲亭去宮五十步
爲自然菴故有鍊卮池今始復出五龍渡磨鐵澗過僊僊巖巖虛明視
北道諸巖爲勝次繫馬峯爲仁威觀繚垣方廣數十丈石渠衡之就中
爲石梁當門以度出茅阜峯下爲五龍行宮地始平脩廣楚楚過此則
王虛道也譬之宮室遇真爲垣屋王虛爲廷淨樂爲市宮紫霄爲廣內
太和則帝坐也南巖五龍清微之屬皆爲離宮朝天爲掖門元和爲象
魏廻龍復真仁威行宮皆行在耳語規制則首王虛次淨樂語形勝則
首南巖次紫霄次五龍至若群山萬壑泉石巖阿各擅一奇更僕不可
悉數大都天闕靈秀以待明時帝力神功于斯爲備且也稽古定制不
籍有司迺遣中貴人藩入大掌其禁令以故草木茂鳥獸馴其斯爲地
道之章游觀者之至樂也人言山嵐水滯猶若有憾焉夫右灑灑左滄
浪江漢交流振以鄂渚二別則玄武之象外戶在焉日觀孤高下臨湯
谷古者海岳爲匹亦通山澤之義與彼規規而闕一隅是以趾臣目也

明汪道昆太和山後記

余三仕

赴太和竝載方祀中戊午冬余以二千

石至從少部脩祀典三宿太和天鷄鳴輒登絕嶺觀日出下視無際熠
若燭龍之耀九淵填之天門開始辨色山積雪如群玉觀益奇乘輿過
妙華巖就辟穀者與語獨歸齋室從者莫知所之比下南巖循步欄望
天柱皚皚乎五城萬雉夫非白王京邪俯闕五龍冰雪塞路不果往過
紫霄履雪出禹跡亭上若從蒙莊子游徧歷福地亭臺奄忽昏暮月幾
望對展旗峯如雲母屏歸卧神樓屏明燭戶牖生白視懸寓若冰壺蚤
起登太子巖過巖棲者相揖出亭下下紫霄行者肩摩入山如市一徑
玉虛巖澗道陰陰人跡幾絕避喧而見獨不亦僊僊乎哉暮抵望僊樓
月滿魄明視紫霄較甚旦日歸矣譬之染指魯未屬厭辛酉將入閩乃
再至橐中載父乙爵襄王孫遣歌者從余先入王虛巖兩大至巖中望
雨如機絲百丈引澗中澗水盈從者後至皆沒馬腹止巖下宿從黃冠
飯黃梁明日次天門余下車納屨以往車人曰無畏請以肩輿登於是
駕壯夫二人百步遞更代若搏羊角而上薄太和射事及期雨不絕從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七

祠官造帝所卽擁蓋猶霑衣至則天劃然開雲如席卷明霞奉白日出
當黃庭禮成雨復集人人以為神應雖余亦不知其繇旦日周游載酒
復登絕頂當軒奠父乙爵稽首颺言道昆幸得服事名山亦越三祀今
且辭去請飲餞以行乃長跼舉爵者三編禮群初爵各一其右有奉劍
者余挺劍出之祝曰寇數入閩願借太阿以張國討振衣而下天將當
關余舉爵進曰公以赤心奉至尊不佞庶幾可質引滿立飲爾如初下
摘星橋歌流水歌者進爵為天風之歌頃之天籟皆鳴若相倡和余以
為鈞天之樂戒勿歌由南巖趨五龍所至皆信宿道中樂青羊澗別業
樂誦經臺行次王虛月望矣登樓命酒以次觴列僊至洞賓觴者二公
好飲則真吾師質明發滄浪從此出境後十年至余將出鄖關望夏門
柳侍中請行期先期往乃燂湯治浴室逆余宿沐浴堂明日由間道入
羅公巖道中斂木石苑積不治假令刊木疏石宜奇始至望天柱諸峯
猶宿雲際無何浮雲立盡如出青芙蓉既而明滅縱橫如羽衣如縞帶
已復盡冉冉如點鳥余宿羅公房六月衣袷明日盡東畧乃出復真過

王虛巖不果宿尋登福地有樵樹樹掛劍松下拔劍斫之五夜月師清
路塵旦日杲杲侍中命工除間道余乘小車登太和日方中其下五色
雲見祠宮以告侍中亦自南巖望見之既禮玄君退就南榮塔焉隱几
若有頃起而周視舊岩諸峯變幻多神奇卽三至未可僕指曳杖出香
爐峯側命黃冠據其上作步虛聲聞以洞簫奏雲門曲興盡乃反質明
就道憚乘危杖至摘星橋指橋東遺址是當闔闔扈三公宜祠事文昌
以應天象次萬夫峯下刻石爲銘道南巖侍中語雲物狀余聞諸有道
者具在山中關士周恭亭居王虛西鵑舒復初石教會居柳林佛子圓
性居尹喜巖獨頰希子出就鄢郢周故宦者事靖江王性通明善悟入
與柴山人相師友竝稱法眼云舒善長生之術深入無生真大辨才其
先爲柴山人弟子石故秦將西域法王子崇事之圓性祝髮京師具法
相目攝諸徒屬卷舌不談談則纏纏不休適其意所欲出余先以使往
畢爲之期余留南巖石子先至余執舊聞與諸石灑然公豈宰官身邪
不揭不厲而登彼岸其未也坐待明月琴師就巖中奏旦日問尹喜巖

游名山記

卷九

李

過佛子巖東北向門外多美箭爲藩巖中列兩楹虛其中奉佛佛子肅
客入坐客當中醫旣而謝從游引客入卧內摩客腹私語佛邪佛邪由
往劫以來乃復相見抱膝就客疊疊多所開陳已而謂客喜游請先客
乃授客杖先從竹徑出澗濱磐石據澗交流隄其下草傍一巨石出臨
岸斷木作曲闌當之咫尺若在濠梁其幽致可入繪事巖上草木益茂
柴荆爲周廬者三中有蓮池池水四時不涸池上一室蓬戶室中置繩
床戶外竝列招提懸彩旛作滅渡法池外一池差小自爲一垣垣中花
木成畦多芳草其後由華門入中爲草亭方廣當身設坐具亭前分列
八石宜坐門徒客笑曰公所居足稱精舍公安事此其游戲三昧者邪
佛子曰嘻此故豺狼居耳吾日事樹藝遂成園林客勉矣出就谷口客
迴車旦日期周子五龍宮周後至中道遇暑雨畢易衣履始相見西齋
周告勞余不欲煩以口舌乃出日月池上過誦經臺群雉遞鳴山梁不
避人語侍中請臺端行酒列炬乃歸旦日次行宮石子將舒子至舒卽
次以機投余石數目余機不入石笑曰公將以聞見乃今不涉聞見惡

乎取之故不入也語未卒相與過王虛宮坐月明中將叩實義會侍中
倦而思寐罷勿談明日登望僊樓語其概乃余猶多扞格然亦有味乎
其言是夜月始盈遂還行部計期則十年周矣余適有天幸十年三游
始與貴游者俱局趣不自得再至則余爲政然亦不失爲俠少游乃今
吊詭得朋視昔游爲猶賢矣要以游方之外時而汗漫時而逍遙其斯
爲采真之游余未能也

唐李華雲母泉記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
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漣末派
如淳漿烹茶析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
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烟烟如列星井
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隸川陳公
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
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
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九

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
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况支
離多病年甫始衰願餌藥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
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玄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
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澈淨金界黃綠流玉英澤藥滋
畦茂氣染茶甌馨飲液盡眉壽食和皆體平瓊漿駐容髮甘露瑩心靈
岱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願言構蓬華荷挿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
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曾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
逐蛇豕尚縱橫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恩光起憔悴西上謁承明秋
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
友生雲泉不可忘何日逐躬耕

明正世貞自均州錄

均州錄

均州錄

也宮曰淨樂謂真武嘗爲淨樂國太子也延表不下帝者君矣真武者
玄武神也自

文皇帝尊寵之而道家神
勝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
紫雲亭小特出南門二里
困人少女風襲肌爲之一
之半又數里稍稍入山然

嶽

世宗朝所建也山初不以
一曰叅上又曰僊室荊州
茲山曰謝羅山而

文皇帝爲特賜名曰太嶽
世宗乃復尊稱曰玄嶽以
爲脩真爲元和爲遇真凡
合抱自遇真五里而爲玉
包淨樂之二其東廡有三

游名山記

卷之六

七

劉目

高皇帝時游人間築淨室
文皇帝數使都給事中澗
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誥猶
之屬微雨時時將風來衣
大壑縮口相距三丈許爲
無所不造天杉松衣之吾
已絕前旌類破壁而出自
指問道入掌故氣勃率不
冒之倏忽數十百變喬夭
也度日景已下春始抵紫
之溜而滙焉潺湲蟄竝所
浮鴨數頭綠淨可翫既入
擊不能句乃入道士室構
特雨聲不可耐阻爲坎田

其說以爲脩道於武當之山而宮其顛山之
赫奕爲世所慕越春三月望余晨過爭樂憇
許乃行田間兩山翼之平綠被龍時積燠頗
快不知其媒雨也已一舍飯迎恩宮殺淨樂
漸爲馳道山口垂闔棹楔跨之榜曰治世玄

嶽名按酈道元水經注云武當山一曰太和
圖副記曰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令隱遁

至

冠五嶽云謂武當者非真武不得當也自是
三觀橋間之馳道蓋關左右杉松萬株大者
虛官曰玉虛者謂真武爲玉虛師相也大可
丰道人像三丰張姓當

於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棄去而

奉書招之凡十餘年弗得則爲之像又贈以
在已飯玉虛出取右道逶迤而上稍有澗壑
輒益輒單乃稍有峭壁折而龍泉觀其陽爲
橋橋下水流潺湲不絕惟石墳起若闢四壁
嚮所記洞庭資慶包山之勝茂如也度橋徑
是皆行巉巖間而雨益甚昇者強自力前所
暇谷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峰頂蒼白雲
得雨秀積撲眉睫以此自始適忘其濕之侵
霄宮前爲池曰禹跡有亭踞其右池合宮
受滙已數丈暴得雨上奮若有蟄借以起者
門雨益急衣濕透和服顧左右分謝候吏齒
火燎衣探案頭得黃庭一卷讀之命酒三爵
道路虞而倦甚目不辨雙鳥乃就枕

鼓醒而絕不聞雨聲質明起禮前殿壁其後鐵色橫上千仞若屏曰展旗峰出憇禹跡池泉聲益怒飛流縹碧可愛仰視雨脚下垂而暫若闕者甚受之然已央策則勵輿人前池之右爲福地古七十二之一也宮其上弗及訪俄而漸開霽所入皆陘徑兩壁直上無盡而三公五老諸峰以次現乃更用濯雨故清潤葱蔚因詠唐人群峭碧摩天語歎其指意之妙久之崖忽闕其陽丹碧出沒杳靄中稍迫而視宮之額則兩巘也舍弗止乃度宮西嶺下視大壑若孟諸席以古松長杉之屬自是度榔梅祠地益高壑益雄深仰而瞻俯而瞰無非以奇售者所歷宮觀羽衆以笙管導之出沒雲氣中時亦爲風續斷或前薄崕而爲圓風調穿入窪幽則若甕呼者度半舍許得一澗輿人來請曰從此陘中穿則故道也當步上三天門此而下趣澗則改徑可以輿亡苦乃聽葉瘠之以得雨稍走沮洳恠石錯道古木偃蹇其右仰而諸峰之高以爲亡喻矣左仰而峰勢益峻遂失其右所在久之蛇行爭鳥道凡數千級而躋太和之西嶺又折而下泥滑益甚昇人足前趾恒蹈空又數失而顧其身乃空懸數千仞悔不若步之小安也已上太和憇傍室顧視諸道人舍其趾半附崖則重累而度之多者至七層若蜂蠟之爲房罡風遙遂勢欲墮不墮甚危之而竟無恙也改服禮真武遂登絕頂曰天柱峰由太和而望天柱高僅百丈耳而行若數里者左挽懸而右肩息不能得懸之十一輒喘定乃復上遂禮金殿殿以銅爲之而塗以黃金中爲真武像者一爲列將像者四凡凡坐供御皆金飾也已出而顧所謂七十二峰者其香鑪竅高然猶之香榻前物耳荊州圖副記云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又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鑪峰然則後人易香鑪爲天柱而以其從峰稱香鑪耶餘峰夥不能臚述而其大都皆羅列四起若趨謁者又若侍衛時乍晴蒙氣猶重不能得漢江而三方之山若大海挾銀濤層湧疊至使人目眩不暇接古語云叅山經霄蓋其上白雲當其前有味乎言狀諸山皆培塿獨東南一山最高意不肯爲天柱下者而又外嚮問其名曰外朝峰乃在房陵官道凡山

所有峰澗巖泉之屬不可指數而其名即道流輩剽它志被之又舉以傳真武爲真武稱者不可指數而皆無據時分守李君元莊從爲飯神庫之後院謝去客有言范丫髻者居二十餘年矣冬夏一衲食一飯亡鹽酪所棲止一石竇試跡之則已至矣貌瘠而神腴雙眸炯然卽一衲鶉懸歷寒暑亡穢也與之語不能爲虛而能爲不虛者亦雜用儒家言顧謂得道可以遺身然何渠能外身以求道耶爲作白湯飯供盡兩壺而別

余將呂鷄鳴起作泰山日出觀而一僮欲寐呼之不應旋有螿效者則已辨色矣然亦以足不謀凭攔從倚久之乃就籃輿而下百餘武不可舉舍之逸出天柱峰後爲三天門降之易屣於陟而用隄絕故數蹠蹠腰膂不相攝累息股戰顛道士時時奉酒脯紓其困顧視中笏七星三公千丈萬丈諸峰差池頡頏色若日餐數步一回首不忍失之下二天門爲摘星橋有文昌祠讀汪司馬伯玉所爲文甚麗中謂國家創述右文盛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十一

高孝廟而以劉王兩文成當之夫伯玉始自命哉乃不佞所不敢知也稍數百折得昨所取道晴日獻麗原谷詭魂異狀觸目若新亦忘其所睹記矣亡何抵南巖宮新蔡張助甫約以望後一日登太和而所遣候人不得報乃憇以俟之飯後有舉僧不二所休巖告者卽伯玉記佛子巖也欣然許之復以籃輿往從宮門傍左折逶迤上行百步有巖曰欽火石文如燄起樹作龍瓜其中窪深而旁有靈池水甚甘傳以爲雷師鄧君修真地也道流輩飾像蒙之後若爲寢室者其羨遂爲龔矣乃復行嶺間回穴紆磴足相齧者十餘里而始抵巖巖踞嶺之腹而嵌空若室者三中最寬鑿大士像虛左席客以地而度其右以榻不二髮鬢白覆額而狀甚腴出肅曰公貴人乃羸服耶坐餘榻屏人耳語謂公自此中來將毋不從此中去乎柰何自失之予爲悚然第其所稱握拳閉齧流羨入卅田法與一切空所有皆予素聞者已乃引予左邪而上至頂有池延袤不二丈而水旱不溢涸連葉田田其中前後爲一池僅半之亦有雜花木之屬蓬室方廣當身一木榻匡坐嗒然久之其嶺左右

大壑盤蓋皆為絕壁四周靡所不際天其色以三春奏異已乃却引穿羨箭丁臨前澗磐石若映水潺潺流其下小為隄扞之漚為一池茂草沿絡傍巨石頗作梵宇刻卅填之仍為予釋其義予笑不答尋又為予言所以結構之詳皆手任之予曰是空有耶曰吾空有而時有有而空空毋害空也已又飯予於室蔬蔬皆香美尋飯予從者數十人皆徧毋崎羸乃謬謂予曰適棄印涓人來授餐耳臨別握手不能釋且曰毋忘兜率會也予顧謝師自愛庶我不能得師境而師或墮我趣奈何還南嶽時返照猶未歛乃入謁真武殿從殿後歷元君殿南薰亭獨陽紫霄諸巖室徘徊顧望諸峰爭雄而趣太和若游龍天柱金觀色煜煜射目所謂禮斗飛昇臺捨身唾其奇壯詭卓無論道流鼓掌玄帝事若觀也予語之若曉僧不二耶是欲空一切有不得而予乃有一切空乎因大笑命酒數行而罷

世貞自南嶽歷五龍出玉虛

由南嶽右折而下半里許為北天

門出北天門稍折而上曰滴水巖若

肺覆時時一滴下小池承之即不

卷之九

七

以雨驟緩速有潤傍亦饒奇石泉流競下流橋度之頗勝而名不雅曰竹筵然亦未有以易也自是壑益深曠樹益老高者徑百尺大可數抱而根皆露交縱道上數百千萬條其籠者若虬蟒次為蛇為犖為即且樹得風簌簌鳴則根皆應而鱗起若齧人趾者崖顛恠石俯下欲墮亡所附麗其澗石又突起若象若獅若龍若雕鶚之屬意似欲攫人今晦之夕冥之晝過之不慄慄縮足耶有倦龜蟻衝縱數百尺作綠珩色沿澗而下至青羊橋石益奇詭百狀水益壯嘈嘈若笙鏞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嶮陡上無際水乃從其趾穿度矣呼酒盡三爵酌水復盡一爵自是舍澗旁道頗行谷間迷陽弗離余謂是且得五龍宮乎而道轉上轉不可盡與人喘而喘數息數奮乃抵焉入門為九曲道卅垣夾之若羊腸蟠屈其垣之外則皆神祠道士廬也美木覆之陰森綜錯籠以微日猶之菰水藻中其臺殿因山獨峻出宮表紫蓋金鎖諸峰彷彿欄

泉傍復有井五所謂五龍者也廡之
日池黛月池赭云其色亦以時變不
觀已又出

文皇帝所勅道士李素希二袖被之
而復不借鸞鶴逝者亦胡異中丞紫
不欲往乃出自是稍坦坳而嘉樹美
還發尚璽弟書稍問燕中事不覺至
勝下靚深伏泉竇焉上顧四山若誦
皆媚自是復蛇行下數里至五龍行
平疇青碧布壠除道益廣而所留羽
挹蓮花池驟喜其脫險艱而忘諸山
君復來候觴余望僊樓酒數行驟晦
之山宿者四而歷不能得十之三也
則有時哉彼夫禪主絡驛者七十二
柴望之禮稱嶽稱鎮者各五而茲

游名山紀

卷之九

七十四

五

山固泯泯也一旦遇真主以疑似惟
之宮殿大者擬建章小者凌祈年望
奔走四海之士女爭先而恐失號泣
取繇來哉謬矣夫太史公言也曰惡
不能舉彼將以為無之也無之惡在
其無崑崙也

明道傳策

病遊嶽記余嘗有遊五嶽之興茲歲以戌事出獲與友人

張吳二子偕當其去國懷鄉神與意
壯志棄捐明時疑睇徘徊爽然自失
取等萬物于鴻毛於時遊嶽之興彌
不百里而近因預與二子謀必往無
吳子顧猶迂棹從雷埠鎮入衡山邑
泫泫發矣時閏七月二十五日也明
不欲往余私自念萬里遐涉嶠嶮間
人亦安危有數寧緣兒女子態作障
耶爰借周山人挈二山僕崔君與

衆甲狀行吳子猶嘔其輝與也榮旣行風色甚勁松陰蔽日病頗不支
余對周山人言此殆山靈砥礪我耶強護真氣行松間三十里申抵嶽
下入懋毅道士房引觀房後流泉從山巖滾滾下已令人遊心灑然晚
沐宿潔所於時病倦山幽松風馳驟如甲馬頓覺夜涼求倍壓榻二十
七日辛未晨起焚香謁嶽神因徧閱中外諸勝殿中氣象我然旁有額
扁書天下南嶽四大字道士云此卽宋徽宗御書扁嶽市者也中庭碑
亭蒼蘚文剝落不可辨殿後爲寢殿就峯石刻塑嶽神與夫人像甚奇
偉又過一室爲南極注生宮湛甘泉書道士云民間祈嗣者詣此輒應
魚水畜亦隊遊至此散予云余笑曰嶽神日不暇給矣時余病稍瘥周
山人猶阻余上登余不應輒更乘竹兜子行嶺上毅道士率其徒從焉
頃之漸覺天氣清明日融風和余病亦瘥大半遂攀峻道而登危峯峭
立絕壁倒掛蒲眼皆山色也行三四里許望見衆峯中一峯巍然道士
指曰此亦帝峯也其垂若團蓋斜對赤帝而高者則名紫蓋峯又懸崖
而上五里許望見右峯撐立宛如羽葆道士云此香爐峯也左有二峯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七

七

尖出視諸峯尤高雲隱隱騰腰間道士云此天柱峯也天柱之掖有峯
名金簡峯禹治水時獲金簡王書處又仰而望一峯縹緲特尊獨余見
之意卽祝融峯云時峯巒突杳不可狀道士亦不能盡名蓋已在青霄
間矣周山人素誇健踵亦倦坐喘息顧余云茅山絕頂不過此耳從人
皆苦路峻而余風中歷峻級了無病容周山人以爲神奇云又懸崖而
上有瀑布泉飛出數十丈山石愈峻流愈駛割絡空明瑩成幅練響淙
淙徹林壑下視山中空泊處村落已點如蟻煙而其上復有耕夫樵豎
乘風唱歌茅舍竹籬宛傍石壁真仙家也又三四里忽見老僧携茶出
肅飄飄然從峻嶺下指其居曰半山亭去此三里願火懋焉余不省何
來第從之行捫蘿側足而上甫至亭下遽起立四顧羣中但見煙雲繚
繞層巒間世界溟濛漫漫若海霧狀萬山疊出小若螺盃江湖渺引一
線真不異浮漚也老僧肅余曰請有問遂入室坐定僧爲余語云夜半
夢朱張二公持數函經與韓公同下肅客俄有瓊然一夫來自東北三
公引之仰觀星象已而憑闌瞰大海中萬鳥嬰鳴蛟龍翻翻驚起三公

謂其人曰子異時有分
授之韓公亦於袖中出
其占廼觀足下貌宛然
遂贈以萬年松數枝而
不識有此人意近日遊
紀實也念不可拘僧指
里抵會仙橋萬竹森然
有道人揖至祝仙巖發
澗邊入有兜石峯三大
汲了無喧世態也山有
又賦二絕貽岩道人云
則南臺寺也寺中頗有
紙貽山僧云懋久之下
像儼然肅拜而出復訪

游名山紀

卷九

五

劉

里至朱陵洞水泉飛瀑
家以此中爲洞天亦真
較此清冷朗秀又別矣
寢有夢二十八日壬申
雲得名因徧觀詩刻道
至一村間削壁茂林俯
子已挈余舟人由霞陵
燈明時方登舟云是役
以遊瘥一奇也僧夢又
不暇水冷冷瀑不舍迂
文焉及乎凌高望遠憑
瀛搜溟渤而醒然脫縛
須後遊且錄一篇貽張

到此山絕頂可且歸矣宋張二公遂以數函經
授文字一必倏然警悟私卜度今日誰當來印
夢中入也四戒余毋遂登絕頂留爲後日重來
去余顧所從遊道士曰彼僧爲誰道士曰山中
方來耳余甚異之因憶韓退之彌明道士傳殆
語遂於亭中具齋飯畢幡然從山左而下行三
響泉湧出岷石夾道而立深壑長松又一景畧
奈復行松逕間石上有松間掩月四大字又從
字遂小憩兜率菴菴面皆山菴背皆泉竹引而
鍾磬簫管聲山僧持手冊索書漫賦四律貽之
復下二里許嶺峻巖如天階望見一大寺赴之
大觀亭刻諸公題詠了無空壁因賦二律書片
山歷石級數十百級抵岳麓訪胡文定公祠二
白沙蚌泉書院時日尚未曛乃更令與人肩七
若珠簾垂狀前有醉石即仙人冲退石也道
奇境然其境奇而狹回視危峯壯觀海天空闊
步回道房懷景朗吟復得四律三絕夜深始就
晨起謁辭岳神而歸出至雲開堂堂以韓公開
士爲設小酌已遂復乘肩輿沿山行四十餘里
瞰幽澗若虎立劔石狀要亦嶽麓餘景耳時吳
入衡州郡界迺遂從西南路行五十餘里抵郡
雖扶病登嶽尚稽絕頂之遊然有兩大奇事病
一大奇也若夫群峯錯出遠近殊態令人應接
折山腰湛無痕累隄惟凡襟洗滌兼得象外至
虛御空身世一塵我真安在於時又無假泛蓬
解膠矣吳子周山人以爲不可無記爰記之以
子云

明道傳集游回馬卷記

閏七月二十九日梅舟次衡陽之蒸江郡少府

與其倅羅郭兩君訪賡衡嶽志且謝緣
顧語余曰在昔胡邦衡過衡山不登以
顧不憚凌雲雪遊焉公病而遊遊而
遊適興耳奚必古今人爾君去余翻嶽
以闕登祝融峯為障僧夢也復私自念
霧迺今浮生又涉此耶隨與吳子周山
唐隱士李寬讀書處宋淳熙間始建先
嶺峯也既入謁先師像復從左而入有
左右供黃勉齋李寬及宋隱士李士貞
入有合江亭當蒸湘兩水合流處亭
題合江亭詩南軒書余遠令摹得一小
先生像恍然悟僧夢之非凡抑三先生
繫其名已乃移舟廻鴈峯下登峯入寺
日云寺僧安正邀憩竹房殊清致因持
致兵憲程君書亦獨以三先生期我也
異哉夜與吳子醉卧僧房中周山人李
風颯颯響竹除聽之忽有鳴鴈聲余起
竒事抑今鴈回而征人猶萬里也宇宮
玉成何事吳子為之憮然因披衣歷山
顧盼中吳子遽以為勝觀而余顧渺然
臆耶抑仙凡遠近即真眸子亦自不同
之遊記庶幾三先生其稽我焉

明董傳策游涪溪記涪溪古竒境也孤標一峯迥然臨瀟湘而枕祁陽

之上唐元次山卜築其中屬靈武中興光復兩京功最大元因撰頌顏
魯公為書鐫石乃後人高魯公風節且古漫即文而涪溪之竒益表著
余輩以八月七日泊祁陽劉令社借閣李陳三博士過訪遂折簡邀遊
涪溪余得與惟修縱覽觀焉既登崖閣頌文摩其字畫巨石嵯峨與文
字俱絕世稱三絕者也旁有片石嵌壁間玄瑩可鑑了了辨山川色詢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七

之厥名鏡石相傳往代傳詣行在光晦發還山乃復堂如舊云左逾渡
香橋步出漫即宅遺跡前臨一臺聳然層起劉令設樽醪置席焉上有
窾尊古製因就而酌酒既酌相與坐談唐事追思魯公守平原時已甚
偉特後竟不屈賊而死真奇男子也假令唐無國難如魯公輩終不老
死翰墨間耳然會南豐為作祠記顧猶徒取其堅貞憾頓之節百折不
回而恠其學問文章間雜于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于理余以為南豐
之語癡矣夫仙佛家所稱引白日飛昇歷萬劫而不壞者豈誠以為莊
語哉直寓指云爾彼所謂傳道必得世間忠孝之士者有以也如魯公
舍生取義要於此中得力即其幻形雖死而英聲義烈至今猶耿耿
不磨蓋真勘破其教非雜之也於時令及三博士聆余斯語猶未醒然
會意獨惟修起曰魯公之神憑兄而語也以是知魯公不死矣語畢而
賦詩貽主人以別夜將就寢月射船窓復與惟修起登溪上李生為具
酌余三人圍而坐因各談其鄉之人物醜好用寓思齊內省指云亦仰
止魯公餘興也是為遊涪溪記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七

高

明傳錄述永朝陽景因影痛雜記余
不嘆其文之奇詭卓絕也既以罪竄外
遊處而遊焉乃記所稱法華愚溪南淵
故在也而余與吳予以監押官之暇蓋
尋幽命酌流羽觴而發詠招衲予以談
漪水色秋氣逼人咸屬吳子記之矣余
子事有概乎中而余從巖前訪十賢祠
柳子者不逮焉余指謂吳曰柳子可惜
奇才乎徒以少年英博之氣狎遊兩王
知人以彼其才今稍知問學悟理道豈
年猶不獲伸也乃余獨悲其一片之後
有古寓賢之遺風焉其所為遊覽山川
于世而不朽也彼其祠不逮云者直規
之豪者也遷放李陵愈友柳宗元為文
讀唐柳子永州諸山水記未嘗
道由茲境益愀然願訪其故所
者即蕪沒不可得遊獨朝陽巖
連日夜往遊云當其弔古興懷
禪已復乘月班荆涼風乍爽漣
不能更疊作記遊語顧獨於柳
則往昔名人官承者咸得祠惟
祠不逮者可恨夫柳子奇才乎
生謂可籍手與堯舜烈惠在不
至其身名委頓憾抑迄今千百
遠歸情爽斬永數年蕭然不擾
諸撰次奇詭卓絕之文猶足命
規時俗耳夫司馬遷韓愈人
古之人憐才不諱特好今視之

有餘愧矣夫士有幸有不幸余遊朝陽巖觀記賢祠不逮柳子殆傷之
焉吳子曰每病足下方而介廼其持論寬若此誠不意遊岩得新語矣
於時放舟瀟湘水清徹底而余懷屈平之艱貞憶湘靈之哀怨廼顧益
誦柳子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之句舟之人咸喟然興嗟不置也夜
夢韓退之氏借柳子詰余謝曰得子可稱千載知己矣余寤而笑曰柳
子宜快也乃韓子憐才之意顧余猶未泯泯耶又安知其不憑余而語
云余輩幸不墮柳愆而今明時浩蕩又無假憐才者而釋縛焉即余所
指記者繆耳繆耳命之遊永朝陽岩因泛瀟湘記蓋余有二指云

明

傳

卷九

楚中自茶陵以南長沙衡永三郡綿亘諸山

奇峯恠洞爲見絡出水清澈尤稱其山之奇余耳目所歷殆幾不能狀
記自永而山謂必無奇廼十四日丁亥晨發石級渡諸灘午從船窓隙
望見一峯壁殊詭絕舟子云諸葛兵書山恨削立不能登焉夜泊陸埠
遊興甚痒強拉岸邊人而問奇處有父老笑曰此境爲沉香塘迤邐數
里入深山中有沉香巖奇甚顧此仙靈所棲道多猿猱虎兇非數十人

游名山記

卷九

七九

宋

秉炬操戈戟不易可遊今暮矣郎君且休矣余與吳子相顧呀然特月
皎如晝清風徐來余踴躍曰天假我遊諸君遊無恐余二人乃與周山
人李生飲酒糜命諸僕人飽飯執巨杖提竹燈籠而前余二人各持一
劍周山人李生各持一弓矢信步往遊不覺逾數里至一高岡岡上層
峯挺秀旁有老木垂藤下瞰清江一灣水月四面曠野蕭然殆非塵境
也進而登巖巖甚敞余輩方坐命酌吳子遽倦而假寐余觀巖前有一
小菴左覆漁磯石插青竹數竿景象幽閒乃獨往而憇焉菴內一石函
有書遠取視之丹書也意若遊客所遺顧此人跡罕到安知非有詭秘
人藏之名山以遺好事者余得收而珍惜之因爲賦詩一首已而周山
人李生從岡掖來云彼中猿猱虎兇交印跡于道知父老之言非我欺
也促余還舟過而撼吳子猶未醒余復與二人徧踏中外大都其境幽
其石峻其篁木邃茂其壑澄而深其村落大曠非余輩劇興不能遊遊
且不能適余故以斯遊爲甚壯而吳子既醒起而偕三人者歸則讓余
筆記之余不得辭

唐劉禹錫合編河東薛公景晦以文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

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益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並南山俯江水有石穿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彫彤之象雲生日入惟狀迭發水石卉木杳非人寰意其當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悅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逮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請而往因名其地曰含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雄於世蓋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匡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胸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呿不能名顧謂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寶有時而發耶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鬱鬱山水第一洞有含輝遊人忘歸

游名山記

卷之九

今

歸孔樂請言

其畧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絕凡目所忽闕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翫奇菱野憇林而民悅之既悅其至益知所嗜捫陁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絕聿來告公駕言從之谷岸溟蒙有石如門又如垣墉樛蔓交木似綸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縷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撫側逕寅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遠東西二門與日明昏與者如室宣者如軒因其高下爰構亭榭匠生於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後以私屬結構暨茨子來嬉嬉無事而洗邦人不知淑清之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白雲期年日盡造形神不羈元氣顛然觀吾朶願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游跡永在斯

唐劉禹錫合編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更隱亭海陽湖壩入

自外閒不知藏山歷級東望帆非人寰前有四榭隔水相鮮凝靄蒼蒼深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峴峴泳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

漢視被廣輪千畝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
貫激明峭絕藿靡葱蒨炎景
有宜昏旦迭變疑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
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自
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予
維左遷其間相距十五餘年
封境服人其猶比肩天下山水非無美人
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開
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
物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
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壺中別見
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
知何人爲今爲古終堅焉

明唐樞密南嶽錄

發衡山縣安寶觀見中紫峯北行採霞白馬曉霞吐

霧諸峯四十里至嶽廟沿道長松夾列廟
坐赤帝峯脉前案鳳凰峯左
爲紫霄喜陽瑞應右爲彌勒雲居石榴峯
廟甚弘麗度將軍橋二三里
謁胡文定祠北紫雲洞甘泉精舍陳白沙
祠東絡絲潭度玉板橋迎仙
橋憇伴雲亭靈芝軫宿柿蒂屏幃香爐峰
轟轟廟後陟祝高嶺遠眺湘
流茶攸諸山及天柱紫蓋諸峰乃陟絕攀
躡入半山亭仰瞻煙霞芙蓉
諸峰陟綠徑亭入湘南寺上南嶺嶺剛風
漸颼繚繞進獨角門歷長蹊

游名山記

卷之九

全

高

五里許抵上封寺諸峯皆已俯瞰瞬息久之東登望日臺有朝日石廩
惠石靈應瑰霄日蓋女善靈藥諸峯轉西寺後石槽闊尺許延長二里
餘引祝融峯太陽泉至寺乃登祝融絕頂北望金簡碧蘿仙巖碧雲樓
真青岑白雲岫嶺諸峰巔有石佛龕萬年松龜石石研西登望月臺有
會仙降真永泰雲龍明月潛聖會善天堂祥光弥陀永和碧岫諸峰時
雨久予冒雨歷上封入夜驚風鼓號滴雨禪榻浮隔寰世靜省徹底殊
堅自信自負者平生空世物超脫微得覺長一格因號上封僑客下青
玉壇志定心石捨身巖官音崖入高臺寺圓明洞出竹仙橋入兜率菴
度橋陟鷄公崖入官音寺泉巒嘉麗由福巖南下長蹊二里許歷金牛
跡巨石鑿蹬百二復下長蹊七里許乃紆歷入方廣寺隨路異草名藥
奇花繡林種種寺八山旋簇團疊虛幽殿後盧蘇泉盧蘇樹有飯千人
大鐵鍋乃舊物由東轉下嶽廟石困雲隱馬鞍白雲九女雙石諸峯咸
在日還安寶觀

明唐樞密游赤壁錄郭桐岡邀予遊赤壁壁負黃州府西郭度清風橋三

角亭浮圖宮音閣馮夷宮進其適軒轉歷高澄有東坡祠臨崖橫鶴亭
白龜渚是為赤壁之所漫興一首共適野仙江覆閣橫持霸迹氣燔丘
青山有意開塵面赤壁無情侑客眸千里遊帆便放渚一時王氣翊神
州清風明月饒松檜猶傍開花看浴鷗桐岡曰壁何雄乎予曰黃鄂之
區三國以為浪戰未足以用武陳友諒退存之計卒何用耶桐岡問天
下兩府峙立武昌漢陽一府一縣峙立黃州武昌何謂予曰天下守法
有據依據無據依援桐岡又問省城黃郡孰勝予曰七澤汪洋遠落至
省城轉滙何等力氣桐岡又問黃鶴岳陽二樓孰勝予曰岳陽勝景黃
鶴勝製洞庭湖至岳州府乃收口樓在西門城上距府不百武正挹湖
勝其制三層四面突軒狀如十字面各二溜水省城黃鶴山樓制方而
補四隅為圓圓頂三層高約五六丈每隅合九角每方四溜為柱中外
三起外二起四面各二十柱中一起四樓後接楹屋數間後石鏡亭湧
月臺仙棗亭宮音閣當其前閣畔黃鶴磯後呂公洞

明唐福祿五梁磯錄

大江泊道士沈昇雨登西塞山山突出江中峻巖

全三

游名山記

如削駛濟在下惟石淵潭群峯四拱差迭一阿坐報恩觀觀後玉皇閣
山麓龍窩寺西望回山元結讀書處雨甚不能上

翠鬱奇岸四匝爽然清以壯呼酒為賞曰吾才能與較優劣乎自勉

明張君正游衡嶽記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為嶽豈高初奠

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嶽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蹟殆
治定功成乃修禮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

午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裊露鬱
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

潭會秋王子漢陽甌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
余升虛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鸞黃金白王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

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又徑縹緲
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睇十步九折氣填骨髓蓋攀雲捫天若斯

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峯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

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峯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載諸峯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峯首則諸峯頓在履底若推若退若頽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峯晴雪飛花洞旋之句蓋實景也旁眺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埏六合合毗埒蓋下視連巒別嶽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峯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以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爐旋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杪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觀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惰不能久留遂下堯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五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峯下重巖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玳弁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全三

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謂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峯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丹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脩見青霄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此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冲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特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知簪笏塵鞅之爲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微廟同返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峯間足窮於攀登神罷于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識其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間自來適耳余川不肯之軀弱冠登仕不爲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于九垓亦

常徧遊寰中諸名勝遊日騁懷以極平至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
千山靈

明陳文燭游太極山記昔漢司馬遷謂自古帝王蓋封禪云後世功不

至矣德不洽矣日不暇給矣且三代咸起河洛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
如其方 明興起南服 文皇帝賜太和為太嶽 肅皇帝又起郢上

賜曰玄嶽建顯號施尊名 大明之德煥涌原泉未有過于茲山者余
感焉作游太和記 隆慶四年庚午六月余由大理寺正奉 命出守淮安歸

省家按察公道經襄陽望太和在步武間憶大父承德公嘉靖初年登
之承德公身長王立聲如洪鍾聞數十里游者目攝公曰偉丈夫哉不

穀兒時大父津津道焉歲丙申三月按察公再登禱絕頂奇夢四月八
日甫歸而不穀生小字武當人以為異云不穀稍長有意乎萬里之游

嘗嘆曰名山在天壤間可少吾杖屨哉而太和托始矣是月六日由襄
陽至敕城明日至界山是夕大雨晨起復晴望諸峯崗巒如沐千鳥競

翼百猿接臂過遇真宮諸黃冠走謁其鳳凰峯鴉鵲嶺迴繞奇特溪水
游名山記 八卷之九 公四

隨之松杉夾道以萬計謂之遇真者非以真武遇真人得道處耶行少
許過治世玄嶽坊走太子坡謁老君殿時方午就王虛宮宿焉登望仙

樓尋雪洞聖水池謂之王虛者非以真武為王虛師相耶東廡有張三
寺道人像 文皇帝所賜真人誥就月下調之月明如晝湛露濕衣越

九日由王虛憇龍泉觀度橋們巖時有道士多坐樹間談經聲又風
送鍾磬不絕暮宿紫霄宮前為福地巖後為煉丹巖有七星三清諸處

謂紫霄者非以凌霄漢騰紫氣耶明日遊禹跡池徘徊清萬松亭其
水月雙清又明日酌上善泉甘異諸水有垂白一道人李者問按察公

起居出向來贈詩墨猶新也詩云已入無生境仍逢不老仙形栖翠微
上神想大初前丹鼎君初就紅塵我尚牽何時婚嫁畢來此問真筮和

歌而別重余徘徊云十二日由紫霄經烏鴉黑虎廟過榔梅祠其地益
高峻令人心骨俱寒又入清微觀皆懸鐵索攀石欄以躋者少須入天

門謁玄帝次太和宮宿焉十三日乃按察公壽再拜祝焉是日大晴立
天柱絕頂星辰如斗欲墜不墜望白雲在下忽有雷聲中起其諸峯若

王筍若中笏若天馬若伏甃或見或隱最著者止香鑪耳余遂就枕明日天稍陰辰刻始驟見湘河如一線云讀 文皇帝御製碑求唐宋片碣無有况秦漢乎乃宮殿之盛若連閣果恩輦道相屬云由太和至南巖宮宿焉石上有蒲圻廖公道南沔陽童公承叙來游題字其詩剝落不存有捨身巖飛昇臺望之深萬丈不能久視有龍頭焚香處余若履平地十五日過虎耳巖中有高僧不二又呼為佛子巖余未及此而此僧炊飯相待矣引余坐石榻耳語甚驩叩所從來多不答其言大都彼教中度一切苦厄照見五蘊皆空云耳巖頂有蓮花池水旱不乾余欲題詩巖間不二止之曰公何色相哉大咲別去日暮過滴水巖傍有大樹皆千年物其水中龍躡欲作雲雨狀其樹聲若虎嘯令人恐恐速行就五龍宮宿焉道士出真武王像五蓋五色玉云其山為青羊峯為繫馬峯其水為日池月池為白龍潭為萬虎澗一一經日自然庵中有文皇帝賜李素希衲衣余披卧一夕忘暑矣十六日飯迎恩宮投淨樂宮宿焉謂之淨樂者非以真武嘗為是國太子耶自余山行十日經風

雨陰晴乃千澗之聲在耳萬仞之形在目鳥觀人世哉 陳子曰太和蟠踞八百里其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余莫能狀也讀 文皇帝御碑謂其跨洞天之清虛凌福地之深窅大哉王言可狀茲山乎至云大而無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即太和融結亦元氣之流行宇宙間耳何可名焉語曰荆山為地雄果雄哉余爽然自失矣